永樂大典

第27冊

永乐大典·27

明·解缙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　　一送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

梦唐尧

【黄光大积善录】：蓬人野人，一夕梦衣缝掖，冠章甫，而至一古宫室，茅茨土阶，米椽不斫。仰而瞻之，见服衮冕者，垂拱于上。仆乃稽首拜手拱而立。左右曰，此尧帝故宫也。子来何欲？仆曰，小人生千载之下，思见盛德之圣人，梦想而至此耳。帝乃命曰，汝生有道之世，学圣人之道，日对圣贤，何必见朕。仆曰，臣自览载籍以来，常怪三代而下，时君世主，治道无及于陛下者。不识陛下何修何饰，而圣德治功掩冠千古，而后王不可及也，臣愿有请。帝曰，朕在位七十载，为治之道，不过稽古任贤耳。二典具载，汝其不观乎？仆曰，臣固知陛下由是而致巍巍之治，为有道之主。奈何后世庸主，不能祖述圣德，而作聪明乱旧章，区区从事于繁文末节，不知为君之大道，故其治道无足观焉，此后世言治者所必称尧舜也。帝曰，汝之主，何如主？仆曰，臣之主，有道之主。聪明仁孝勤俭刚断，善于稽古，乐于任贤。汉唐以来，未之有。臣之所以愿入告者，亦必以是道。帝曰，俞，往钦哉，尔其能以尧事君者也。

梦大舜

【罗泌路史余论】：按《纂异记》，有张生至蒲关，梦舜召之，问以何习。对曰，孔孟。问孟何人，及诵其书。至往于田，号天怨慕之语。帝曰，孟有不知而作之者。朕舍天下二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千八百年矣，秦汉典籍泯其帝图，号天怨慕，非朕之所行者。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，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朕之泣，怨已之不合于父母。何轲之不知？答，传圣人之意，愿如是乎？吁而不已，拊琴而歌之。歌曰，南风薰薰号草芊芊，妙有之音号归清弦。荡荡之化号繇自然，熙熙号吾道全，薰薰号思可传。歌讫鼓琴为南风咏，发声称妙，故南风之德大矣。

梦傅说

【书】《商书说命篇》：王庸作书以告曰，以台正于四方，台恐德弗类兹，故弗言。恭默思道，梦帝赉予良弼。其代予言，乃审厥象，俾以形，旁求于天下。说筑傅岩之野，惟肖，爰立作相，王置诸其左右。注， 高宗恭默思道之心。纯一不二， 与天无间。故梦寐之间，帝赉良弼。其念虑所孚， 精神所格， 非偶然而得者也。

【史记】《殷本纪》：帝武丁即位，思复兴殷，而未得其佐。三年不言，政事决定于家宰，以观国风。武丁夜梦得圣人，名曰说。以梦所见，视群臣百吏皆非也。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，得说于传险中。是时说为胥靡，筑于传险。见于武丁，武丁曰，是也。得而与之语，果圣人。举以为相，殷国大治。

【张横渠经学理窟】：高宗梦传说，先见容貌，此事最神。夫梦不必须圣人然后梦有理，但天神不间人，入得处便入也。万顷之陂，与污沱之水，皆足受天之光。但放来平易，心便神也。若圣人起，一欲得灵梦之心，则心固已不神矣，神又焉有心。圣人心不艰难，所以神也。高宗只是正心，思得圣贤，是以有感。横渠曰，寤所以知新于耳目，梦所以缘旧于习心。医言专语气于五脏之变，有取焉耳。屏山曰，此言常梦，其德为多，如非常之梦，传说之梦武丁，竖牛之梦穆叔，横渠之言败矣。当以东莱之古为解，语在《左氏博议》。

【路史发挥】《太公舟人篇》：胥靡之贤，武丁岂不之知，而必曰梦帝赉予者。武丁虽已知之，而天下未之知。天下未之知，故不得不托之梦。然则，文王之不得不托之于卜也，审矣。知武丁之梦为非梦，则知文王之卜为非卜矣。武丁之梦，文王之卜，是或一道也。

【黄光大积善录】：予常读书，夜分而假寐。梦至一石室，榜曰传。予俯而视之，有

叟援琴而笑曰，子之来何异也？予曰，先生无乃相高宗者乎？叟曰，然。予稽首再拜，请曰，仆幸得见圣贤于千载之下，夕死无憾，然愿闻夫子所以致高宗之道也。叟曰，吾何术，惟勉君师占从谏耳。师占从谏，二帝以是而为圣帝，三王以是而为圣王。高宗所以能为商之贤王者，从吾斯言也。使不能从斯言，吾焉能致之于有道耶？子能以吾言告子之君，而子之君又能听子之言，则君亦高宗，而子亦传叟耳，宁有异乎？子归而勉之，予实有望于子也。

梦周公

【论语】：子曰，甚矣，吾衰也。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【黄光大积善录】：予常请谒归而昼寝，忽午梦谒周公。见其候门者，或朱紫，或青纶，或韦布。有顷，周公吐哺而出，获请者数人，而仆在其列。仆因造前而请曰，太帅，圣人也。不骄于富贵，不间于势位。待士不倦，凡造门者，皆与进。则太师不其劳乎？公笑曰，见其可见者而已。其不可见者，何来之有？仆又请曰，何谓见其可见者？公曰，有道义之可重，有才德之可观者，必见之。为其有善之可问也。匪是则见予何以？予亦何暇见也？仆又请曰，太师以圣人之德而辅成王，制礼作乐，庶事大备，刑措四十余年，后之人臣不可及。奈何？后世人臣，欲致君泽民者，果无术乎？公曰，负材器学术，而不欺其君者，皆可以致君泽民，患乎无材器学术耳。苟无才器学术，而尸大臣之位者，虽尽忠，亦无补于事，矧欺君者也？后世人臣所以不及三代之臣者，其以此也。仆既闻斯二者之命，殆将拜而退。公复命曰，子其有志者也。凡有欲闻古人之所为者，子必以是告矣。庶几上知王公大人，不可以无闻而往见。人臣而负材器学术者，不可有欺君之失。言竟，恍然而觉。茫然而书，自是而后，不复梦周公矣。

【资治通鉴】：唐高祖武德元年，李密破宇文化及还。其劲卒良马夕死，士卒疲病。王世充欲乘其弊击之，恐人心不一，乃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，三梦周公，令宣意于世充，当勒兵相助击贼，乃为周公立庙，每出兵必先祈祷。世充令巫宣言，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，不即兵皆疫死。世充兵多楚人，信妖言，皆请战。遂击密，大败之。

【儒学警悟】：商宗文武皆言梦，孔子亦言梦。然孔子特以时无圣人，伤已道之不行也。曰，周公之不可见，虽梦寐间尚不见之。盖叹之云尔。而或者便谓孔子实欲梦见周公，此是痴人前不得说梦尔。伊川谓孔子梦周公之事，与常人之梦自别，则又梦中说梦也。予读《东轩笔录》，周师厚者为荆湖北路提举常平，人呼为梦见公，以其姓周也。蒲宗孟为湖北察访，因奏师厚昏不晓事，致吏民呼为梦见公，师厚竟以此罢去。此乃是梦中又占其梦耶？可以一笑。

梦孔子

【东汉书】《郑玄传》：五年春，梦孔子告之曰，起起，今年岁在辰，来年岁在巳。既寤，以识合之，知命当终，有顷寝疾。注云， 北裔刘画撰《高才不遇》传， 论玄曰， 辰为龙，巳为蛇， 岁至龙蛇贤人嗟。玄以识合之， 盖谓此也。故宋子京撰《文节哀词》云， 霜露卜婴疾， 龙蛇巳丧贤。东坡撰《孔原父挽词》云， 岂意日斜庚子后， 忽惊岁在巳辰年。此则泛用也。余有二友人， 皆易箦于乙巳之岁， 余为哀词哭之。一云， 典午昔年忧值酉，康成今岁怯龙蛇。一云， 月酉届时司马卒， 龙蛇行岁郑公萎。此用故事， 叙实事也。

【五代史补】：周高祖登极，改乾•为广顺。是年兖州慕容彦超反，高祖亲征。城将破，忽夜梦一人，状貌甚伟异，被王者之服，谓高祖曰，陛下明日当得城。及觉，天犹未晓。高祖私谓征兆如此，可不预备乎。于是躬督将士，戮力急攻。至午而城陷，车驾将入。有司请由，王方哨鞘而进，遂取别巷。转数曲，见一处门墙甚高大，问之云夫子庙。高祖意豁

然，谓近臣曰，寡人所梦，得非夫子乎？不然，何取路于此也？因下马观之，才升堂，睹其圣像，一如梦中所见者。于是大喜，叩首再拜，近臣或谏以为天子不合拜异世陪臣，高祖曰，夫子，圣人也，百王取则。而又梦告寡人，得非夫子幽替所及耶？安得不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拜。仍以庙侧数十家为洒扫户，命孔氏裘文宫王者，长为本县令。

【郴学人成文集】：宋王沂公父，虽不学问，而酷好儒士。每遇故纸，必掇拾涤以香水。常发愿曰，愿我于孙以文学显。一夕，梦宣圣抚其背曰，汝敬吾教，何其勤欤？恨汝已老，无可成就，当遣曾参来生汝家。晚年果得一子，乃沂公也。因以曾字名之，竟以状元及第，官至中书侍郎门下平章事，封沂公。

【瑞阳志】：李涧言，瑞州蒙山银场，界袁临瑞二郡之间，俗习竞利好争，环十数里无儒家。北人俟提举欲化其俗，使知理法，谋于土人邹氏则兄弟，辟水口山，创书院，构大成殿，扁正德，立门庑，备塑像。申台省，设学官，仍买田养士。公余率僚属子弟听讲。规模甫就，同寅忌之，以擅兴土木为言。侯去，有白莲道人请于齐提举，乞改为白莲堂，齐妻喜佛从之。将卜日，齐夫妻与子同日重病。妻沈困中，神情恍惚。如有人驱至殿庭间，见一王者垂旒中坐，环侍之人皆冠簪，呵曰，汝夫妻欲坏吾庙当死，且绝祀，械送曹王。于是哀泣乞怜，有绯衣者劝解而寤。觉而历历言之，齐曰，吾欲改文庙，此其谴乎？急以香币谢之。又数日妻病小愈，从夫诣文庙祈福，及见神像庙宇，骇然曰，此正吾梦中所见。乃知曹王者，蒙山上神也。绯衣者，书院后土神也。愈惧许修葺，齐病愈，完修齐舍，仍为置壤。春秋二丁，自出已俸，率吏民致祭。申宁司给榜勉励，今为有额书院矣，岂非夫子之灵邪？君子曰，子不语怪神，然昔者夫子亦尝征梦矣。贤哉侯君，此念既发，天地鬼神临之。佛尚不争，以一乡之内，莲堂不知其几，今仅一书院，佛有灵，岂肯与吾夫子争一片之土哉？齐君欲改作，其如山灵川后之不欲何？然能改过，了侯君未了之事，亦可谓明也已。

【太平广记】：黔南军校姓謇者，不记其初名，性耿直，贫而乐。所居邻宣父庙，家每食新，必先荐之，如是累年。咸通二年，蛮寇侵境，廉使阅兵，择将未获。謇忽梦一人，冠服若王者，谓曰，吾则仲民也。愧君每倾心于吾，吾当助若。仍更名宗儒，自此富贵矣。既觉，喜而请行，兼请易名。是时人尽难之，忽闻宗儒请行，遂遣之。一战而大破蛮寇，余孽皆遁。黔帅表上其功，授朗州刺史。秩满诣京师，累迁司农卿，赐赉复多。数年卒官。

【黄光大积善录】：予每读圣人之书，而不明乎道。其去童蒙也几希，而尝患之，于是齐戒而祷于圣人。忽一夕梦游于鲁国，见其国人，冠儒冠，服儒服，皆儒者也。与之言，通古今，辨邪正，皆明道也。于时过阙里，游杏坛，乃见互乡童子，往见孔子。仆因是而得见孔子，孔子曰，尔，来何为也？仆具告以尝患学不明道，故祷而愿见圣人，靳明乎道矣。孔子曰，噫。乃命颜子教以德行，命子路教以政事，命子贡教以言语，命子夏教以文学。予谢不敏，不足以承教。因复请益于子夏曰，读书自何而可以明道？子夏曰，读书欲明道，自思无邪始。思无邪则心正，心正则道明。夫学者苟知读书而不知思无邪，则未有不畔圣人之道者。桀纣非不学，学而不知思无邪，故不明为君之道。管蔡非不学，学而不知思无邪，故不明为臣之道。管仲非不学，学而不知思无邪，故有三归反坫之失。子产非不学，学而不知思无邪，故有铸《刑书》之失。春秋列国之贤君，贤大大好学者多矣，然而罕有无过行者，盖知为学而不知其思无邪故也。予闻斯语矣，然后知古人学而明道者，皆本于

思无邪。后之人学而不明道者，诚不得夫思无邪之说之为明道之本也。且夫杨未墨翟商鞅韩非之徒，谓之不学不可，然皆至于畔圣人之道者，亦由学而不知思无邪者。予既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得是语，而知所以明圣人之道，且有以救终身之失，具亦庶几无愧于读圣人之书也。

【扪虱新语】：予尝梦至一处，殿宇悬严，有五人坐其中，皆具王者衣冠。予瞻仰甚久，因问彼中之人，此皆何人？答云，中坐者孔子，左尧舜，右汤武也。坐皆并肩，而孔子差高。予因三叹古之，圣人皆如此堂堂耶？时绍兴十四年甲子，六月二十四日夜也。梦中颇讶也子坐中间，既悟而思之，遂得其说，予尝作《孔子论》二篇，一篇为此设也。

梦孟子

【黄光大积善录】：予尝观孟子之教诸侯以王道，而先使民鸡豚狗彘之畜，百亩之田，无失其时。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不饥不寒。然后申庠序之教，修孝悌之义，以为王道之本。乃知孟子之书，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无不得其切要也。宜乎赵岐称七篇之义，包罗天地，揆叙万事，且以亚圣人才许之。诚哉言也！予因是而怪今之士，读孔孟之书而仕者，尝不知为政之道，而败事殃民。慨然而叹，曲肱而枕之，恍然而梦，见孟子从者数百人，后车数千乘，自齐而之梁。予乃拜于车下而请曰，仆尝怪士知为学而不能为政者，其故何也？孟子曰，夫知为学而不能为政者，识字农夫耳，何为学之有？知为政而不知忧国爱民者，夷狄禽兽耳，何为政之有？若人者，名教之罪人也，亦仕路之杨墨也，子奚不辟之乎？予曰，仆之学不如夫子，仆之德不如夫子，仆之才不如夫子。虽辞而辟之，然安能如夫子之辟杨墨，而使必不害教者哉？孟子曰，善哉，子之言。吾将有以教子矣。子将见斯人而语之曰，孔门诸高弟，若由之果，赐之达，求之艺，圣人皆许以从政。子游之为武城宰，仲弓之可使南面，圣人亦许之，然则古之人未有学而不能仕者，何谓今之学而仕者，不知为政之道也。噫，今之士学而不能为政者，得非用心专于为学，而忽于为政耶？亦岂学而无所得耶？不然，则徒知泥纸上语，而不知所谓壮而欲行之之理也。故政事常疏，而为过也小。苟知为政而不知体国爱民者，得非为己重而爱物轻耶？亦岂所谓知善政民畏之，善教民爱之耶？不然，则小人之学也。故尝为利，而不以仁义事其君，而为过也大。夫是二者，古今之通患。然古人有是过者常少，而后之人常多。后之人所以多是过者，亦犹上下相师成风，而不相规以正。故渐为小人之俗，而不耻不革。是以皆得罪于名教，而甘心为夷狄禽兽者也。然则诚有志于学古入官者，岂其然哉？子无患矣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梦伯有

【左传】：昭七年，郑人相惊以伯有曰，伯有至矣。则皆走，不知所往。铸《刑书》之岁二月，或梦伯有介而行。曰，壬子余将杀带也。明年壬寅，余又将杀段也。及壬子驷带卒，国人盖惧。齐燕平之月壬寅，公孙段卒，国人愈惧。其明日，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，乃止。详鬼字

梦韩非

【补侍儿小名录】孙绰《韩非灵语责李中书》曰：建元年六月，余家婢辟邪，夜眠如梦呓，语半昔，云忽有一老翁著黄练中，身短衣长，甚自矜厉，慎目切齿曰，吾是刑名先生韩非，弟子李充，日习吾业，综习吾书。

梦廉颇

【曾类说】：寿春屠者，梦人自称廉颇曰，可于屋东掘地取吾宝剑，当令汝富。如其言，果得之，余年遂富。后泄其事，于是失剑。

梦画秦皇

【南史】《侯景传》：简文募人出烧东宫，台殿遂尽。所聚图籍数百厨，一皆煨烬。先是简文梦有人画作秦始皇云，此人复焚书，至是而验。

梦高祖

【汉武故事】：上自封禅后，梦高祖坐明堂，群臣亦梦。于是祀高祖于明堂。

梦邓禹

【梁溪漫志】：范敦夫内翰之母，梦邓禹来而生敦夫，故名祖禹。

梦贾逵王陵

【续后汉书】《司马懿太尉传》：王陵见懿威诈日，盛谋废曹芳，立楚王彪，因黜懿。会懿知其谋，夏四月，自帅中军泛舟而沿流，九日到甘城。陵计无所出，乃迎于武丘，面缚水次。以陵归雒阳，至顷，陵仰鸩死。收其余党，皆夷三族，并杀彪。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，命有司监察，不得交关。六月，懿寝疾，梦贾逵王陵为祟，甚恶之。秋八月戊寅，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卒于洛阳。

梦班固

【夷坚志】：乾道六冬冬，吕德卿偕具友王季夷，魏子正，羔如上官公禄，仁往临安观南郊。舍于黄氏客邸，王魏俱梦一人，著汉衣冠，通名曰，班固。既相见，质问西汉史疑难。临去云，明日暂过家间，少款可乎？觉而莫能晓。各道梦中事，大抵略同。适是日案阅五辂，四人同出嘉会门外。茶肆中坐，见幅纸用绯贴尾云，今晚讲说《汉书》。相与笑曰，班孟坚岂非在此耶？旋还到省门，皆觉微馁。就入一食店，视其牌则班家四色包子也。且笑且叹，因信一憩息。一饮馔之微，亦显于梦寐，万事岂不前定乎？

梦曹子建

【有官龟鉴】：韩仲卿，一日梦一鸟帻少年风姿磊落，神仙人也。拜求仲卿，言某有文集，在建邺李氏家，公当名出一时，肯为我讨是文而序之乎？俾我亦阴报尔。仲卿诺之，去复叫曰，我曹植子建也。仲卿既寤，检邺中书得子建集，分为十卷，异而序之。

梦诸葛恪

【续后汉书】《孙峻传》：峻既诛诸葛恪，后因入朱据营，据御军整齐，峻恶之，称心痛去，后梦为诸葛恪所击，恐惧发病死。

梦冯侍中

【渑水燕谭录】：冯当世少孤，寓武昌，纵饮不羁。一日外醉卧郊外，溪边有渔者，罢渔舣舟困眠，梦有人叱之曰，冯侍中在此，安得不避。渔者惊起步月，一人衣冠熟寝草间。询之知为冯也，即拜曰，秀才他日贵显，幸勿忘。具以梦告，因请卧舟中，以避风露。冯睡至晚，与共载入郡。其后冯贵，使访渔舟不复见。

梦符坚

【晋书】《载记》：姚苌如长安，至于新支堡疾笃，与疾而进。梦符坚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，突入营中。苌惧走入宫，宫人迎苌刺鬼，误中苌阴。鬼相谓曰，正中死处。拔矛出血石余，寤而惊悸，遂患阴肿，医刺之，出血如梦。

梦沈傅师

【唐绘】：贾字子美，少与沈傅帅善。傅帅前死，尝梦云，君何不休矣。寤而祭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诸，寝，复梦曰，事已尔，正奈何。

梦鲁徽

【晋书】《刘总记》：赵染杀鲁徽，后寇北地，梦徽大怒，引弓射之。染惊悸悟，旦将攻城，中弩而死。

梦梅玄龙

【续搜神记】：桓誓，字明期。居豫章时，梅玄龙为太守，先以病矣，誓往看之，语玄龙云，吾昨夜忽梦见君著卒衣来迎我。经数日，复梦如先。云二十八日当拜。二十七日，桓忽中恶，就玄龙索麝香。玄龙闻，令作凶具。二十七日桓亡，二十八日玄龙卒。

梦宣咸

【赵书】：后赵宣城卒五年，石虎梦见咸，涕泗属其子奋曰，非心虑所远也。通梦之言，信而有徵。奋令何在？左右对曰，为赵郡守，于是即拜廷尉，为太常。才力不及父，因咸梦而登列卿也。

梦侯子瑜

【火敦煌录】：凉文王张骏，梦一人须眉皓白，自称子瑜，曰，地上之事付汝，地下之事付我。王寤，闻之有侯子瑜先死。得其曾孙亮，以为祁连令。

梦谢灵运

【宋江少虞类苑】：江南边镐初生，其父忽梦谢灵运持刺来谒。自称前永嘉守，修髯秀彩，骨清神竦，所披衣巾，轻若烟雾，曰，欲托君为父子，顷寄浙西飞来峰番译《金刚经》。然具经流分，中有未合佛旨处，愿寄君家刊正。无他祝，慎勿以荤膻啖我。及七岁，放我出家为真僧，以毕前经。梦讫，镐生，眉貌高古，类梦中者。父爱之，小字康乐。成童聪敏，好文字，尽若夙诵，坚求出家。其亲不肯，以荤迫之。初不能食，后亦稍稍。及冠翘秀，娶姻者众，双亲强而娶焉。后嗣主，爱其博雅，累用之。然而柔懦寡断，唯好释氏。初从军平建州，凡所克捷，惟务全活。建人德之，号为边罗汉。及克湘潭，镐为统军，诸将欲纵掠，独镐不允。军入其城，巷不改市。潭人益嘉之，谓之边菩萨。及帅于潭，政出多门，绝无威断，惟事僧佛，楚人失望，谓之边和尚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刘仁赡

【南唐书】《义死传》：刘仁赡出镇寿州，周师围之，坚守不可下。及卒，世宗制曰，刘仁赡尽忠所事，抗节无亏。前代名臣，几人可比。予之南伐，得尔为多。乃拜仁赡检校太尉，芜中书令，天平军节度使。仁赡不能受而卒。遣使吊祭，丧事官给，追封彭城郡王。元宗闻仁赡卒，哭之恸。及赠大师，焚其诰曰，鬼号有知，鉴周惠助，歆吾命邪？夜梦仁赡拜墀下，若受命然。

梦曹武

【南史】：曹武虽武士，颇有知人鉴。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阳，于时崔方贵盛，武性俭啬，无所饷遗。独馈梁武，谓曰，卿必大贵，我当不及见，今以弱子相托。每密送钱物并好马。时帝在戎多乏，就武换借，未尝不得，遂至十七万。及帝即位，忘其惠。天监二年，帝忽梦如田胜下行，两边水深无底，梦中甚惧，忽见武来负武帝得过，曰，卿令为天下主，乃尔忘我顾托之言耶？我儿饥寒无衣，昔所换十七万，可还其市宅。帝觉，即使主书送钱还之，使用市宅。

梦贺岳

【北史】《贺岳传》：陈悦自杀岳俊，精神恍惚，不复如常。恒言我睡，即梦岳语我，兄欲何处去，随逐我不相置。因此弥不自安，而致败减。

梦嵇侍中

【元史】：赵松雪，延•元年，十一月十九日，彰德朱长孺道邦人之意，求书晋嵇侍中之庙六字。余每叹其忠节，不辞而书之，运笔如飞，若有神助。是夜京口石民瞻。馆于书室中，梦一丈夫晋衣冠，蓬首玄衣，流血被面，谓民瞻曰，我稽侍中也。今日赵子昂为余书庙额，故来谢之。民瞻既觉，犹汗血，亦异事也。

梦王子树

【北史】：魏咸阳王子树死，舍人李昭奉使秦州，至潼关驿，夜梦树云，我已诉天帝，待卿至陇，终不相放。昭觉恶之，及王陇口，为贺拔岳所杀。

梦石虎

【密齐笔记】：慕容隽梦石虎啮其臂，命发其墓，剖棺出尸，蹑而骂之，使阳约数其淫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酷之罪，鞭之，弃于漳水。

梦章昭达

【南史】《章昭达传》：初，文帝尝梦昭达升台铉，及旦，以梦告之。天嘉四年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至是侍宴酒酣，顾昭达曰，卿忆梦不？何以偿梦？昭达对曰，当效犬马之用，以尽臣节，自余无以奉偿。

梦炀帝

【大业拾遗】：武德四年，东都平后，观文殿《宝厨新书》凡八千许卷，将载还京师。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嗔云，何因辍将我书向京师？于时大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调度，乃于陕州下书，著大船中，欲载往京师。于河值风覆没，一卷无遗。魏上官又复梦见帝，甚喜悦云，我已得书竟。帝平昔之日，爱惜书史。虽积如山丘，然一字不许外出。及崩亡之后，神道尤怀爱。按，《宝厨新书》，并大业所秘之书也。

梦魏征

【南郡新书】：魏征疾亟，文皇梦与征别，既寤流涕。是夕征卒，故御制碑文云，昔殷宗得良弼于梦中，朕今失贤臣于觉后。

梦李白

【宋史】《郭祥正传》：祥正，太平当涂人。母梦李白而生，少有诗声，梅尧臣见而叹曰，天才如此，真太白后身也。

梦牛僧孺

【宋史】《刘沆传》：沆所居北山日后隆山，山有牛僧孺读书堂，即故基筑台，曰聪明台。沆母夜梦衣冠丈夫曰，牛相公来。已而有娠，乃生沆。及长，倜傥任气，举进士不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中，自称退士不复出，父力勉之。

梦颜杲卿

【密齐笔记】：颜杲卿陷贼初破，悬首于右金吾街树，有张凑者哀其发收谒。明皇俄见梦云，洁捍处兵多马少。明皇哭而设祭焉。

梦虞世南

【旧唐书】《虞世南传》：世南卒后数岁，太宗夜梦见之，有若平生。翌日下制曰，礼部尚书永兴文懿公虞世南，德行淳备，文为辞宗。夙夜尽心，志在忠益。奄从物化，倏移岁序。昨因夜梦，或睹其人。兼进谠言，有如平生之日。追怀遗美，良增悲叹，宜资冥助。申朕思旧之情，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，并为造天尊像一区。又敕图其形于凌烟阁。

梦见戴胄

【太平广记】：戴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。胄以唐贞观七年死，至八年八月，裕在州，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。每见胄著故弊衣，颜容甚悴，见裕悲喜。问公生平修福，今者何为？答曰，吾昔误奏杀人。吾死后，他人杀羊祭我，由此二事，辨答辛苦，不可具言，今亦势了矣。因谓裕曰，吾平生与君善友，竟不能进君官位，深恨于怀。君今自得五品，文书已过天曹，相助欣庆，故以相报。言毕而寤。向人说之，翼梦有征。其年冬，裕入京参选，有铜罚不得官。又向人说，所梦无验。九年春，裕将归江南，行至徐州，奉诏书授裕五品，为婺州治中。

梦薛收

【旧唐书】《薛收传》：收卒后，太宗常梦收如平生，因敕有司，特赐其家粟帛。

梦谒刘允

【潮州府志】：宋刘允，同乡人李正甫梦谒允，见吏卒迎门云，来迎新君。其邻妇亦居巷陌间。幡幢宝盖，飞扬杂沓，顷之允冉冉从导者而去。觉起，闻允讣。

梦杜牧之

【素坚志】：黄州赤壁，竹楼雪堂诸胜境，以周公瑾，王元之，苏公遗迹之故，名闻四海。绍兴戊午，郡守韩之美，通判时衍之，各赋齐安百咏，欲刊之郡斋。韩梦两君子，自言为杜牧之及元之云，二君所赋，多是苏子瞻故实。如吾昔临郡时，可纪固不少，何为不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得预？幸取吾二集观之，采集中所传，广为篇咏，则尽善矣。韩梦觉，且愧且恐。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，益为二白咏。会将受代不暇作，遂并前白咏，皆不敢刊。

梦杜甫

【宋史】《狄传》： 子遵度，笃志于学。每读书意有所得，即仰屋瞪视。尤嗜杜甫诗，尝赞其集。一夕梦见甫，为诵世所未见诗。及觉，才记十余字。遵度足成之，为佳城篇，后数月卒。

梦张一翁

【夷坚志】：浮梁西乡新安寺僧允机，姓尤氏，其名已见支丁中，生于宣和己亥，年十八九即为僧。天资警慧，又绝荤酒。其师工医，一意从事于此，伏声喧县邑。友同里张一大夫，及其子复。州使君寿朋善。大夫亡后，凭梦告之曰，师既出家，又能斋素，愿常坚此志。俟甲子一周，则我复来。自是诚心愈确，凡所得赂谢亲施，悉以供修缮公费，殿宇藏院，为之一新。淳熙戊戌，年六十矣。正旦日，乡人更相庆贺，土俗例具酒肴延客，机亦办置于方文中。客至即留，遂饮酒食肉。弟子海瀛在旁，惊白曰，和尚持戒四十年，何故一旦破禁。笑曰，汝不记我顷时所梦，张一翁之语乎？令甲子周矣。瀛不敢言。山下民凌生，妄与寺争讼隙地，不得直，愧且愤。怀斧于要，欲戕机，机方焚香伽蓝堂，逢其人，叫呼求救。凌苍黄之际，拔斧不出，至挟机归，遂悒悒如病，聪明日衰。辛丑岁，寿朋下世。机梦之曰，从此去四年，与我相会于某处。至乙巳之春，寿朋之子子理入临安，梦其来曰，知府唤我。子理犹诃之曰，颠颠痴痴，莫要浪说。旬日后，接家信云，机死矣，距前梦四年。

梦苏翰林

【春渚纪闻】： 川莫蒙养正，崇宁间过余，言夜梦行西湖上，见一人野服髻，掀然而长参。从数人，轩轩然，常在人前。路人或指之而言曰，此苏翰林也。养正少识之，亟趋前拜，且致恭曰，蒙自为儿时，诵先生之文。愿执巾侍，不可得也。不知先生厌世仙去，今何所领，而参从如是也。先生顾视久之，曰，是太学生莫家舍？养正对之曰，然。先生颔之曰，某今为紫府押衙。语讫而觉。后偶得先生岭外手书一纸云，夜登合江楼，梦韩魏公骑鹤相过云，受命与公同北归，中原当不久也。已而果然。小说载魏公为紫府真人，则养正之梦不诬矣。

梦韩魏公

【曾类说】：夜梦登合江楼，月色如水，韩魏公跨鹤来曰，被命同领剧曹，故来相报。他日北归，中原当不久也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王平甫

【高似孙纬略】：曾巩梦与王平甫会，因吊之，平甫笑不止。傍一人曰，平甫已列仙官矣，非尘世比也。如马周为素雪宫仙官，李贺作白瑶宫记，陶弘景为蓬莱都水监，固有此事也。平甫女名茂者。有石刻曰，曾子固尝作梦记，以述其事。子固之文，不复见也。

梦朱晦翁

【萤雪从说】：余文起主泮湘潭，尝宿岳麓书院。梦见朱晦翁与张南轩同在郡庠，作意主盟道学。忽伊川横渠先生从外来云，政不须如此。这道理常使得，何恤乎人言。须更闻东廊有人诵《中庸》， 《大学》二篇。觉来鸡唱，遥想二公，卫道如此之切。

梦洪粹中

【素坚志】：乐平士人洪字粹中，为人俊爽秀发，然好以语言立讥议。常作《山居赋》，纯用俗语缀缉。凡里巷短长，无不备纪，曲尽一乡之事。独与族兄朴友善。政和八年登第，未得禄而卒。无子，凡丧葬之费，皆出于朴。后数年，朴与医者叶君礼夜坐，叶先寝，朴忽起与人相揖，便延坐交语。家人窃听之，粹中声也。愀然曰，思君如昨，愿一见道旧谢送死之恩。而屡至门，皆为阍者所阻。今随令兄七承事身周原来七。承事葬处也，故得入。念临终时，非吾兄高义，朽骨委沟壑矣。始死了不自觉，但见吏卒来云，迎赴官。即随以往。今在冥中判一局，绝优游无事，特苦境界黑暗，冥漠愁人。虽为官百年，不若居人间一日也。冥吏与我言，生尝为大官，正坐口业，妄说人过，故一切折除，今悔之无及矣。生时所为文一编，在十二郎处。烦兄明旦乘其未起往取之。祇在渠箱中替子上。样恍惚间，不忆其已死，唤人点茶，遂不见。时灯火虽设，无复光焰。叶医警问之，始悟。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书。粹中夙与妻不睦，后再适叶氏，亦时时来附语。叶生诘之曰，平生闻洪粹中博学，若果是可诵《周礼》。即应声高读，首尾不差一字。十二郎其侄也。

梦曾

【盱江前志】《吕灌园测幽记》：南丰曾 ，少有俊声。天圣二年，宋郊榜及第。三任终吉州军事推官，娶金吴氏，有心病，母恶之。当 过省，吴在家为母弃逐， 还不能止也。治平初， 弟叔卿监处州税，忽梦 过临，而从人虽众，皆如世所画鬼卒。叔卿拜迎而问之， 曰，数年不得出，正为理对吴氏冤耳。昔吾不敢违母命，遂坐曲情。且世间欺心事，岂可为乎？叔卿曰，今当如何？曰，事已明，非我本心，但久以辨争辛苦耳。今受命管辖五百毒鬼。言已，指堂下从人谓叔卿曰，汝以此辈为宜何力以治之乎？又探怀中，得天符示之。叔卿读其文曰，曾 当为翰林学士，寿八十一。今以曲情弃妻，例减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夺，可吉州推官。恻然良久，上马去。更回顾叔卿曰，欺心慎勿为，吾为汝特来奉戒也。

梦冯京

【宋史】《冯京传》：京知城都府，神宗召知枢密院，京以疾未至。帝中夕呼左右语曰，适梦冯京入朝，甚慰人意。乃赐京诏，有渴想仪刑，不忘梦寐之语，及入见，首以所梦告焉。

梦朱夷行

【会稽志】：石道叟，公辙乡里名士。有朱夷行希言殁于东都。朱之兄通直，昌言字达可，闻讣告，质产迎其丧，不足则贷祀闾里。未辨方忧不知所为，而道叟已送柩在门矣。先是道叟为太学诸生，夷行病疫，远客无亲党在都。道叟独谒医为治疗。既不起，则空其囊，为具棺敛，买舟载之归。初道叟未四十得眼疾，至是舟行过大热，疾遂剧，几丧明。夜梦夷行如平生，目疾奈何，有尔朱先生药，其效如神。觉而异之，明日至京口岸滨，有二人者自相语曰，尔朱何义也？公忆昨梦，即叩之。其人曰，前小街中有卖尔朱先生眼药者，不知所谓，卿复论之耳。道叟乃相与访求之，不百步已至其处。门求药，出百许贴，皆细如芥子。问其直曰，贴须三钱尔。因尽买之，服未一顷，视人如著水。舟行至东，则视瞻已清明复初矣。其后年八十，手自校书灯下，作牛尾小字，如年少书生，岂冥报欤？道叟绍兴初，以特奏名第一人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仕至大宗正司，主管宗室财用云。

梦何仆射

【太平广记】：何致雍者，买人之子也，幼而爽俊好学。尝从叔父泊舟皖口，其叔夜梦一人，若官吏乘马，从数仆，来往岸侧，偏阅舟船人物之数。复一人自后呼曰，何仆射在此，勿惊之。对曰，诺，不敢惊。既寤，偏访邻舟之人，皆无姓何者。乃移舟入深浦中。翌日大风涛，所泊之舟皆没，唯何氏存。叔父谓致雍曰，我家世贫贱，吾复老矣，何仆射必汝也，善自爱。致雍后从知湖南为节度判官，会楚王殷自称尊号，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。致雍自谓当作相，而居师长之任。后楚王希范嗣立，复去帝号，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校仆射，竟卒于任。

梦天子

【金楼子】《杂记· 下》：孔静居出阴，宋武徽时，以静东豪，故往候之。静时昼寝，梦人

语曰，天子在门。觉寤，即遣人出看，而帝亦适至。

【夷坚志】：清泰中，晋高祖潜龙于并部也。尝一日从容谓宾佐云，近因昼寝，忽梦若顷年在洛京时，与天子连镳于路。过旧第，天子诣某入集第。其迹请者数四，不得已即促辔而入。至厅事下马，自阼阶，西向而坐，天子已驰车而去矣。其梦如此，君僚莫敢有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所答。是年冬，果有鼎革之事。

【钱塘遗事】：度宗入宫，将册为皇太子。理宗忽梦有告之曰，此十年太平天子也。

梦立太子

【左传】：昭公七年，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。嬖人生梦絷，孔成子梦康叔谓巳立元。余使鞫之孙围，与史苟相之。史朝亦梦康叔谓巳，余将命而子苟，与孔丞之曾孙圉相元。史朝见成子，告之梦，梦协。晋韩宣子为政，聘于诸侯之岁。生子名之曰元，孟絷之足不良能行。孔成子以《周易》筮之曰，元尚亨卫国，主其社稷。遇屯乂曰，余尚立絷，尚克嘉之。遇屯之比，以示史朝。史朝曰，元亨，又何疑焉？成子曰，非长之谓乎？对曰，康叔名之，可谓长矣。孟非人也，将不列于宗，不可谓长。且其繇曰，利建侯，嗣吉何建？建非嗣也。二卦皆云，子其建之，康叔命之，二卦告之，筮袭于梦。武王所用也，弗从何为？弱足者居侯主社稷，临祭祀，奉人民，事鬼神，从会朝，又焉得居？各以所利，不亦可乎？故孔成子立灵公，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。昭公二十五年，十一月，宋元公将为公故如晋。梦太子乐即位于庙，已与平公服而相之。旦召六卿，公曰，寡人不佞，不能事父兄，以为二三子忧，寡人之罪也。若以群子之灵，获保首领以没，唯是所以籍干者，请无及先君。仲儿对曰，君若以社稷之故，私降昵宴，群臣弗敢知。若夫宋国之法，死生之度，先君有命矣。群臣以死守之，弗敢失坠。臣之失职，常刑不赦。臣不忍其死君命，祗辱宋公遂行。已亥卒于曲棘，太子乐即位。

【册府元龟】：南燕慕容德，初迎其兄子超于长安，及是而至。德夜梦其父曰，汝既无子，何不早立超为太子。不尔，恶人生心。寤而告其妻曰，先帝神明所赦，观此梦意吾将死矣。乃下书以超为皇太子，大赦境内。子为父后者人爵二级，其月死。

梦见王者

【夷坚志】：南城士人利，字处厚。绍熙癸丑岁，为南丰严氏馆客。梦入宫庭，望殿上王者赭袍玉带，容貌甚少。一金紫人导之升殿，自言姓颜。觉而喜为吉梦，试数近时朝士颜氏之达才，几圣尚书已逝，鲁子侍郎又久外且老，更无他颜可屈指。而少年之主，莫敢测言。但意其兆应尚远，姑大书颜字于壁间，不以告人。至庆元丙辰，礼部奏名其程文，乃在著作郎颜能甫房中。是年适无廷对，而集英引见赐第，盖主上临轩也。

【宋史】：杨砺，端拱初，真宗在襄邸，砺迁库部员外郎，充记室参军。初，周广顺初，世宗节制澶州，砺贽文见之，馆接人间，殿上王者秉南向，总三十余，砺升谒之，最上者，前有按置簿，录人姓名。砺见已名居首，因请示休咎。王者曰，我非汝师。指一人曰，此来和天尊，异日汝主也。当问之，其人笑曰，此去四十年，汝功成，予名亦显矣。砺再拜，

寤而志之。盛初名励，籍作砺，遂改之。至是受命谒见藩府，归谓子曰，吾见襄王仪貌，即所梦来和天尊也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梦任城王

【太平御览】《后魏书》：元熙于任城王澄薨前，梦有人告之曰，任城当死。死后二百日外，君亦不免。若其不信，试看任城家。熙梦中顾瞻任城第舍，四面墙崩，无遗堵焉。熙恶之，觉而告所亲，及熙之死，果如所梦。

梦北平王

【南唐】《马仁裕列传》：仁裕母方娠，梦传呼北平王来归。及生时紫气满庭。数岁学兵法，通解若素习。

梦列土王

【五代史补】：高季兴为梁太祖裨将，出为郢州防御使。时荆南成　征鄂州不利而卒，太祖分季兴为荆南留后。到未几，会土豪雷彦恭作乱。季兴破之，遂以功授荆南节钺。唐庄宗定天下，季兴首入觐，因拜中书令，封南平王。初季兴尝从梁太祖出征，引军早发。至逆旅未晓，有妪秉烛迎门，其礼甚厚。季兴疑而问之，对曰，妾适梦有人叩关，呼曰速起速起，有列土王来。及起盥漱毕，秉烛开门，而君子奄至。得非所谓王者耶？所以不敢亵慢耳。季兴喜，及到荆南，竟封王。

梦吴越王

【古今事通】：洪迈论高宗谥号孝宗，云太上时，有老中云，太上临生徽宗，梦吴越王引衣云，我好来朝，便留住我。须还我山河，我教第三子来。指叔也。迈记父皓在北买一妾，东平人，偕其母来。母曾在明节后阁，言显仁太上母也。梦金甲人自称钱武肃王，寤而生太上。钱年八十一，太上亦八十一，亦不偶然也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光王

【太平广记】：太子宾客卢贞，有犹子曾为桑门。沙汰归俗。会昌中，荫补光王府恭军。一日梦前师至而问讯，卢则告毕官屑屑，常思落发，再披缁褐。师曰，汝诚有是志，象教兴复非晚也。语未觉，俄四面见日月，千乘万骑，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。未几，武宗崩，宣宗果即帝位。

梦端王

【赵希循会心录】：钦圣方正位中宫，极有贤誉。尝因产厄，遂告上乞免临幸，左右嫔御多被吸引。一夕夜分，忽见列炬荧然，上下传呼曰，车驾至矣。后起迎拜，从容告上曰，陛下岂偶忘妾前所请邪？上曰，不然，偶有一事。故来言之。少定，屏去左右，密谓后曰，吾适梦端儿徽宗据吾位以坐，是何祥也？时哲宗已位储极，故上以为疑。后对曰，陛下每抚惜之，故有此梦。亦偶然耳，不足怪也，亦不必言也。上默然而归。哲宗登遐，皇嗣未立。钦圣称制，因忆上语。遂定议以端王继大统，是为徽宗。始初清明，勤于政理，有小仁宗之誉，中外交贺。未几贤否杂进，颇有导之奢继者。后闻之啧曰，吾作赵家新妇，不了事矣。

梦襄公祖

【左传】：昭公七年，楚子成章华之台，还启疆来召公。公将往，梦襄公祖，梓慎曰，君不果行，注， 梦见襄公祖祭道神， 襄公之适楚也。梦周公祖而行。今襄公实祖，君其不行。子服惠伯曰，行先君未尝适楚，故周公祖以道之。襄公适楚矣，而祖以道。君不行何之？三月，公如楚。

梦康叔

【史记】《卫世家》：襄公有贱妾，幸之有身。梦有人谓曰，我康叔也。今若子必有卫，名而子曰元。妾怪问孔成子，成子曰，康叔者，卫祖也。及生子男也，以告襄公。襄公曰，天所置也。名之曰元，襄公夫人无子，于是乃立元为嗣，是为灵公。

梦启北首

【左传】：宋景公无子，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，畜诸公宫。未有立焉，公卒。得梦启，北首而寝于卢门。卢门，宋东门也。北首，死处在门外，失国之像也。已为鸟而集于上，味

加于南门。尾加于桐门，桐门，北门。曰，余梦美，必立。立得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梦诛曹爽

【续后汉书】《曹爽传》：曹爽未诛，先是梦二虎衔雷公，若二升，置庭中。爽恶之，以问灵台丞马训。曰，忧兵。训退，告其妻曰，爽以兵亡，不出旬日。九年冬，安定皇甫谧梦至雒阳，自庙出见车骑甚众。以物呈庙云，诛大将军曹爽。

梦杀侯景

【南史】《陈本纪》：高祖武皇帝讳霸先，初讨侯景，进次大雷。军人杜，梦雷池君周何神，自称征讨大将军，乘朱航，陈甲仗，称下征侯景。须臾便还，云已杀景竟。

梦杀李辅国

【杜阳杂编】：李辅国恣横无君，上切齿久矣。因寝，梦登楼见高力士，领兵数百铁骑，以戟刺辅国首，流血漉地，前后歌，自北而去，遣谒者问其故，力士曰，明皇之令也。上觉，亦不敢言。辅国寻为盗所杀，方以梦话于左右。

梦别陈无己

【春渚纪闻】：建中靖国元年，陈无巳以正字入馆。未几，得疾。楼异世可为登封令，夜梦无巳见别，行李遽甚。楼问是行何之，曰，暂往杏园。东坡少游诸人在彼已久。楼起视事，而得参寥子报云，无巳逝矣。

梦刘豫将废

【夷坚志】：绍兴三年，刘彦修子才知兴元府，往谒灵显王庙，欲知秋冬间边事宁否。夜梦入庙中，神召升殿，刘如所欲言扣之。神曰，方请于帝，吾亦未知。临出门，使妇人持一拌示之，曰，贺废刘。视其物唯猪肺一具，石榴一颗。觉而窃喜，知刘豫且废矣。又四岁，豫果火。

梦秦桧将败

【宋名臣言行录】：马伸，靖康中，为监察御史。虏立邦昌，唱义入议状，乞立赵氏。秦桧为中丞，不答。公帅同僚合辞力请，桧不得已始书名。公遣人疾驰以达虏，故秦氏所藏，

犹云桧等也。公死，桧还白虏，扬言已功，尽取富贵。公之子孙，漂泊闽中。有甥何琉，得其元稿，累欲上之。而其子止之云，秦之凶焰，其可犯邪？绍兴乙亥春，琉忽梦公衣冠如平生，云秦氏将败，趣使往陈之。琉即将其稿以叫阍，桧大怒，诬以他罪，下琉大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理，窜岭外。未几，桧果殂。诏复琉官，公之忠绩，遂得别白。

梦郭伯猷死

【太平御览】《续搜神记》：会稽谢奉，与永嘉大守郭伯猷善，谢忽梦郭与人于浙江上争樗蒲钱，为水神所责，坠水死，已营理郭凶事。既觉，便往郭，许共围棋，良久谢云，卿知吾来意不？因说所梦。郭闻之怅然云，信与人争，如卿所梦，何期太的的也。须更如厕，便倒气绝。谢断理之，如所梦。

梦谋亡曹

【左传】：宋人围曹，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，社宫， 社也。而谋亡曹。曹叔振铎请待，公孙强许之。振铎， 曹始祖。旦而求之曹，无之。戒其子曰，我死，尔闻公孙强为政，必去之。及曹伯阳即位，好田弋，曹鄙人公孙强好弋，获白雁献之，且言田弋之谗。说之，因访政事。大说之，有宠，使为司城，以听政。梦者之子，乃行强言霸，说于曹伯。曹伯从之，乃背晋而奸宋。宋人伐之，晋人不救。筑五邑于其郊曰，黍丘，揖丘，大成，钟邦。梁国下邑县西南， 有黍丘亭。宋公将还，褚师子肥殿。子肥， 宋大夫。曹人诟之不行。诟， 詈也。不行， 殿兵止也。师待之，公闻之怒，命反之。遂灭曹，执曹伯及司城强以归，杀之。终曹之梦。

梦中原尽平

【南史】《朱异传》：初武帝梦中原尽平，举朝称庆，甚悦。以语异曰，吾生平少梦，梦必有实。异曰，此宇内方一之征。及侯景降，帝感前梦，遂纳之。

梦恢复中原

【爱日斋丛钞】《李氏杂记》云：乾道末，孝宗梦人告云，欲恢复中原，非王淮不可。于是季海方再入为少常，遂除正字，历内外制，不二年而执政，则至左揆。凡在二府，十有四年。一朝大臣，所未有也。余观王鲁公行状，其初绍兴二十八年，自密院编修，迁校书郎，未常除正字。及居谏省，以忧去。乾道三年，自福建转运，再入秘书为少监，出守江州。八年，自浙西提点刑狱，三入朝为太常少卿，兼内外制，由西掖迁学士。淳熙二年冬，拜枢密，遂秉政。弟自少常执政，亦涉四年，且非再入，记录易讹如此。娄彦发议，张全真参政谥，谓高宗有不尽用之叹。阅十五年，王淮时在谏垣，上指以宰辅，以形貌肖公，叹赏莫及。后以语阜陵，淮卒正鼎席，既以赋形偶类，简思陵之知，复绿梦寤。致阜陵注倚之重，果若前二说，天幸可数遇邪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梦语国祚

【东汉书】《公孙述传》：述梦有人语之曰，公子系十二为期。觉谓其妻曰，虽贵而祚短，若何？妻对曰，朝闻道，夕死尚可。况十二乎？会有龙出其府，殿中夜有光耀，述以为符瑞，因刻其掌文曰，公孙帝。建武元年，四月，遂自立为天子，号成家。

梦洛中当败

【晋书】《戴洋传》：陈敏为右将军，堂邑令孙混见而羡之。洋曰，敏当作贼族灭，何足愿也。未几，敏果反而诛焉。初混欲迎其家累，洋曰，此地当败，得腊不得止，岂可移家于贼中乎？混便上。岁末，敏弟昶攻堂邑，混遂以单身走免。具后都水马武，举洋为都水令史。洋请急还乡，将赴洛，梦神人谓之曰，洛中当败，人尽南渡。后五年，杨州必有天子。洋信之，遂不去，既而皆如其梦。

梦温州将乱

【太平广记】：上元初，宝卢荣为温州别驾。卒，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。公主尝下嫁碎叶，碎叶内，属其王卒，公主归来。荣出佐温州，公主随在州数年。宝应初，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。公主女夜梦一人，披发流血谓已曰，温州将乱，宜速去之，不然，必将受祸。及觉，说其事。公主云，梦想颠倒，复何足信。须臾而寝，女又见梦，见荣谓曰，适披发者，即是丈人。今为阴将，浙东将败，欲使妻子去耳，宜遵承之，无徒恋财物。女又白，公主说之。时江东米贵，唯温州米贱。公主令人致吴绫数千匹，故恋而不去。他日女梦其父云，浙东八州，袁晁所陷。汝母不早去，必罹艰辛。言之且泣，公主乃移居括州。括州陷，轻身走出，竟如梦中所吉也。

梦讼弗胜

【左传】：襄公三年，齐侯伐我北鄙，中行献子将伐齐，梦与属公讼，弗胜。厉公， 献子所杀也。公以弋击之，首坠于前，跪而栽之，奉之以走。见梗阳之巫皋。梗阳， 晋邑也，在太原。皋， 巫名也。梦并见之。他日见诸道，与之言同。巫亦梦见献子与厉公讼巫曰，令兹主必死。若有事于东方，则可以逞。献子许诺。

梦博不胜

【有官龟鉴】：武后欲以武三思为太子，以问宰相。众莫敢对，狄仁杰曰，臣观天人未厌

唐德，比外国犯边，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于市，逾月不及千人。庐陵王代之，不浃日辄五万。令欲继统，非庐陵王莫可。后怒，罢议。久之，召谓曰，朕数梦双陆不胜，何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也？对曰，双陆不胜，无子也。天其意者，以敬陛下乎？且太子天下本，本一摇，天下危矣。文皇帝身蹈锋镝，勤劳而有天下，传之子孙。先帝寝疾，诏陛下监国。陛下掩神器而取之，十有余年。又欲以三思为后，且姑侄与母子孰亲？陛下立庐陵王，则千秋万岁后，常享宗庙。三思立，庙不附姑。后感悟，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王于房州。王至，后匿王帐中，召见仁杰语庐陵王事。仁杰情切，至涕下不能止。后乃使王出，曰，还尔太子。杰曰，太子归未有知者。后然之，令太子舍龙门，具礼迎还，中外大说。初李昭德数请还太子，而后意不还。惟仁杰每以母子天性为言，后虽忮忍，不能无感，故卒复唐嗣。

梦祖宗

【西汉书】《韦贤传》：匡衡为丞相，上寝疾。梦祖宗谴罢郡国庙，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。上诏问衡，议欲复之，衡深言不可，上疾久不平。

梦先君

【艺文类聚】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孔子穷乎陈蔡之间，黎羹不粘也。日不尝粒，昼寝。颜回索米得而来爨之，儿熟，孔子望见回攫其甑中而饭之。食熟，谒孔子而进之。孔子曰，今者梦见先君食欲馈。颜回对曰，不可。响食埃煤入甑中，弃食不祥。因攫而饭之。

【陶朱新录】：太平州通判叶仁，尝集诸经咒十余本。印施于水陆会中，以为荐福之助。一日有作水陆佛事，而忘请经咒者。是夜梦其先云，汝虽至诚，而不请叶通判经咒，无益也。其家感之，再设宴阳之斋，往请经咒，且告以梦。叶乃以板，施于僧房。

梦亡兄

【春渚纪闻】：建安黄正之之兄行之，客寄桐庐。方腊之乱，为贼所害。贼平，正之素奉天师道，即集道侣与邑人，启建黄　道场，追荐杀贼之众，俱有报应。而正之特梦其兄告之曰，我以骂贼不屈而死，上帝见赏，已补仙职矣，汝无忧也。凡世人至忠至孝，及贞廉之士，与夫有一善可录者，死有所补授，如花木之神，井泉之监，不可不知也。

梦先师

【太平御览】：周盘，字伯坚。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，因令其二子曰，吾日者，梦见先师

东里先生，与我讲于阴堂之奥。既而长叹，岂吾齿之尽乎？其月望日，无病忽终。

【太平广记】：太子宾客卢尚书贞，犹子为僧，会昌中，沙汰僧徒，斥归家。以荫补光王府参军。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，来尉问其出处，再三告以佛氏沦破，已无所归。今为一官，徒遣旦夕，期再落项上发，方毕志愿。且泣且诉之，良久曰，若我志果，遂兴佛法。语未竟，见八面屯兵，千乘万骑，旌旗日月，衣裳锦绣，仪卫四合，真天子大驾，军中人喧喧，言迎光王。部整行列，以次前去。卢方骇愕，不能测。遽惊觉，魂悸流汗，久之方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能言。卒不敢泄于人。无几，宣宗自光邸践祚，录王府属吏，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。自是稍稍兴起释教寺宇，僧尼如旧制。一契梦中语。卢校梦中所谓本师，盖参军事府主。近师弟子，故以为冥兆。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？

梦中见父

【聂田徂异志】：太庙斋郎刘初，少失其父道济于孙暨。状元下及第，授襄州襄阳县尉。追盗汉江上，水溺而死。刘母侨居京师，三十余年，常患不识其父。偶国家泽及亡没，应没于王事，子孙并许序进。刘诣公车以论其事，遂下书府，以子赴本州验其实，刘亦躬往督其事。既离京，道出宛叶。逆旅中，夜梦一人衣绿向刘曰，吾汝父也，知汝此行，故来相成。必要识吾，但问西川孟家。及寤，不谕其事。遂抵襄州，事既毕，有老史告刘曰，某故旧伏事先员外。刘曰，欲写先人真，何人识能为写之？吏曰，今有一人善写真，亦曾旧写先员外，必应有存其副本。同诣，果获旧图之本。刘泣且拜，而问其工何处人，复何姓氏邪？工曰，本西蜀人，姓孟氏。竟符宛叶之梦。后背上遂成疮，初如豆大，再宿已透见五脏而卒。

梦父见怒

【北史】传：火敦煌宋游道，尝与顿丘李构善。游道死后，构为定州长史。游道第三子士逊，为墨曹博陵王管记，与典签共诬奏构，构于禁所祭游道而诉马。士逊书卧如梦者，见游道怒已白，我与构恩义，汝岂不知，何共小人谋陷清直之士？士逊惊跪，曰，不敢不敢。旬日而卒。

梦父魂力战

【隋书】《周罗日侯传》：炀帝即位，授罗日侯右武侯大将军。汉王谅反，诏副杨素讨平之。其余党据晋绛等三州未下，诏罗日侯行绛晋吕三州诸军事，进兵围之。为流矢所中，卒于师。其年秋七月，子仲隐梦见罗日侯曰，我明日当战。其灵坐所有弓箭刀剑无故自动，若人带持之状，绛州城陷，是其日也。

梦父告死

【新唐书】《王涯列传》：涯检校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，李训败乃及祸，露不藏，令狐楚从容以闻，帝恻然，诏京师尹薛元赏葬之，各赐袭衣。仇士良使窃盗发其冢，投骨渭水。涯女为窦绯妻，以痼病免。家人绐告涯当贬，忽梦自提首告曰，族灭矣，惟若存，岁时无忘我。女惊号坠地，乃以实告。涯从弟沐客江南，困究来京师，谒涯二岁乃得见。许以禄

仕，难作亦死。昭宗天复初，大赦明涯训之冤，追复爵位，官其后裔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父扼喉

【陶朱新录】：有庞氏子，单州之成武人。建炎间，其父因避地竟死于兵。其仆逃归，具道其事。庞氏子不以为然，后十余年，竟不举哀持服，岁时未尝荐享。一日忽梦其父谓曰，吾饥甚，且诉贫索镪物。庞氏子释以无，父怒曰，如此当死。即扼其喉，惊魇而觉，以语其叔。果觉咽间哽塞不快，次日因登厕，一中而死。

梦父为华阳民

【陶朱新录】：林听审礼云，其叔好黄老，与王思和甚密，如钟离吕公，往往与思和往还。其叔临启手足，治命其子因思和求荆南日华先生为荐福。思和以书令林氏子躬诣先生。既至，先生令具香烛醴之属，命黄冠设科仪如常。已事，梦其父曰，吾令得为华阳散民。其子既归，谒思和，方欲前致谢，思和迎曰，且喜贤尊已作华阳散民矣。

梦父作阴官

【夷坚志】：朝散大夫赵善宰，字彦平，居于建昌。淳熙丁禾，除岳州守。未及上，以十一月卒于家。明年其子汝昌，梦到官曹，徐行抵廷之下。望乃父朝服据案决事，见昌至甚喜。未乃相语，视四隅文书，充塞栋宇。父曰，吾才去世，即受命作阴官。权力不减在生为郡时，特苦于省阅文牍之繁，卒无斯须暇，吾殊不乐居此也。昌曰，大人既不乐，何不求脱去？曰，已除代者两人，吾获免不久矣。昌曰，代者为谁？姓名可得闻乎？曰，乃周昭卿，童伯虞，二乡人也。言毕而寤，诘旦白母戴氏及弟妹，皆悲泣。因谁传一城，闻者谓不应连用三同郡士大为一职，不以为信。昭卿者，朝奉郎周，方调坑治赣州主管官，次年冬当赴而卒。伯虞者，朝请郎童括，闻此深，恶之。时自吉州万安县解印，亟诣阙注此官。且以禳赵梦云，若已与周为代者，即之任。绍熙壬子秋满秩，史部差知雷州。客都城，待班陛对买二少妾，滞留颇久。岁将尽，卒邸中。三君子在建昌称善类，聪明正直。为神不诬，具相去亦只二年，或三年，几如世间资考也。《甲志》记，孙点，石倪，徐楷，相踵为太山府君，人同一檄，甚与兹事类。但此皆卿人接武为小异云。

梦父仲冤

【曾类说】：吴妙寂，姓叶氏，初嫁大贾任华。父升与华往长沙，忽梦父泣，谓曰，吾与汝大湖中遇盗，杀我者车中猴，门东草。梦其大曰，杀我者禾中走，一日大。妙寂不解，有李公佐者能辨隐语，谓曰，杀汝父者申兰，汝夫者申春耳。猴申生也，车去两头，故申字。草而门东，兰字。禾中走者，穿田也，亦申字。一日加夫，春字。妙寂乃易男服，泛佣江湖，闻靳黄间有申村，村有申兰兄弟，默往来门庸。余年，廉知其杀父夫者，二盗饮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醉。妙寂奔告有司而获之，词伏就法，乃从释教。

梦父墓被劫

【太平广记】：樊泽为襄阳节度，有巡官张某者，父为邕管经略使，葬于邓州北数十里。张兄弟三人，忽同时梦其父曰，我墓某夜被劫，贼将衣物，今日入城。汝宜速往擒之，迟出即不得矣。张兄弟夜起涕泣相告，未明扣州门，见泽具白其事。立召都虞候令捕之，同党六人，并贼帅之妻皆获。

梦父墓逾制

【曲洧旧闻】：范祖封，忠文公之孙也。尝梦忠文言，我墓前石人，石羊，石虎，长短大小皆逾制，如我官未应得也。汝可亟易之。祖封既久，遂忘其梦。而坟寺僧忽报，一夕大雷，石人一折其手，一断其身为二。乃始惊惧，偏与亲旧言其事。或曰，忠文死犹守礼不逾，况其生乎？

梦收父书

【宋史】《唐庚传》：元•三年，其父游泸南，长兄名伯虎，兄弟居母丧于丹山。伯虎夜半蹴庚曰，吾梦收父，书发之，得亟来二字。吾父得无他乎？吾心动矣。汝奉母奠朝夕，吾趋泸南。庚未及应，伯虎奋曰，吾决矣。起裹粮，黎明走洪川。二日半至泸南，父果病甚。见伯虎大惊问故，具告之，父叹曰，天告汝也。是日疾少间，伯虎具舟侍父以归，居数日，疾复作，遂卒。

梦父母来迎

【太平广记】：有李使君在州，明早将祠祭。夜卧厅事，梦其父母来迎己。觉而悲之，具告其妻，因疾数日卒。

梦母相会

【南史】《宜都王铿传》：铿三岁丧母，及有识，问母所在。左右告以早亡，便思慕蔬食，自悲不识母，常祈请幽冥求梦见。至六岁，遂梦见一女人，云是其母，铿悲泣，向旧左右说容貌衣服，事皆如平生。闻者莫不欷。

【沈括清夜录】：刘元忠言同舍生林亿居亲丧，常往吊之，舍于亿之南廊。时月明中夜，有一人如月中影，冉冉自庭中过，登于厅事。元忠起逐之，复冉冉自门中而去。明日以语亿，亿又哀泣久之，曰，夜梦吾母来告我云，适来就汝，登听矣，为人见逐，遂去。伺南廊人睡，吾乃得至此。君所见殆吾母也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母求诵经

【悦生随抄】：寿昌县君施氏，乃朝散大夫丁之妻。丁池州日，县君卒。经二十七日，乃形梦于其子愉，告以语大夫，为我课诵佛书。后半月，其孙百朋，又梦入一府廷，遇县君，因相与语未毕，忽云判司召，百朋趋往，见绿衣人坐堂上，乃潭李承议。与大夫有同年契，因揖百朋叙世旧，延之坐。忽吏引县君就讯，百朋遽起拱立曰，此百朋祖母也。因泣恨判司以图免。绿衣者似有允意，乃趋入殿中，良顷，至而笑曰，事已遂矣。请归语大夫，以月上女经，及不增不减经为夫人度生之缘。百朋再拜而出，县君犹立庑下。遥呼曰，多致二经，慎勿忘也。寤而语其事于大夫，因问二经于僧，无有知者。已而阅藏经标目，乃得之，遂举家及召僧课诵至千卷。后百日，大夫梦具君谢曰，以二经故，今当转，女身生卢州霍家。其后访霍氏，果有生男者。今枢密蔡公元度，尝为序其事。

梦母来谒

【瑞州府志】：曹渭为潭州教，枢密聂昌为运使。一日福严长老梦其母来谒如平生。翌日有僧童入山，形貌绝肖其母。取其像比之，众莫能异。问其生年月日，乃其母死之年月日也。僧乃避正堂，以母礼事之。郡僚好事者，皆有诗以纪其异。曹亦有诗云，母子来寻未了因，果然死日是生辰。今时挂岭缁衣客，前世萱堂白发亲。天遣精诚先入梦，人怜孝行已通神。欲知梵相如慈相，请验当年自写真。聂昌为跋褚尾。

梦母欲鱼

【元史】：胡光远母丧，庐墓。一夕梦母欲食鱼，晨见生鱼五尾列墓前，有齿痕。

梦母疾

【元史】：尹莘，汴梁洧川人。至治初，游学于京师，忽梦母疾，心怪之，驰归，母已亡。

梦得富妻

【夷坚志】：南城邓倚，初娶临川黄氏女。不及偕老。屡谋再娶，辄不成。淳熙二年，从郭光化见义赴官，过鄂渚。偶兵官庞统制欲议昏，既受弊，梦人告曰，是非汝配，他日当得富妻。倚问所获几何，曰，万缗。倚时贫无置锥，又素不业儒，自料何由可致厚赀，殊弗信。俄庞女之约不谐，及还乡，故彭藤州端之女，以病风为夫所弃，不可归。士流倚兄以半千与之。平章彭无子，其女尽挟田业，改嫁于倚，箱直果满千万。甫数岁。彭氏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亡，倚又别娶，终身为富人。

梦妻始生

【太平广记】：崔元综任益州参军日，欲娶妇。吉日已定。忽假寐，见人云，此家女非君之妇，君妇今日始生。乃梦中相随，到东京履信坊，见妇人生一女子，云是君妇。崔公惊寤，殊不信之。俄而所娶女忽暴亡。后崔年五十八，乃婚侍郎韦陟堂妹，年始十九。虽嫌其老，竟嫁之。乃于履信坊韦家宅上成亲，勘其岁月，正是所梦之日，其妻适生。

梦妻有娠

【幽明录】：晋咸和初，徐精远行，梦与妻寝有身，当为巫师，死作社公。明年归，妻果产男，后如其言矣。

梦妻改嫁

【前定录】：邺郡武殷，欲娶同郡郑氏，有成约矣。无何，被荐将举进士。殷至洛阳，闻勾龙善相，往问焉。生曰，婚娶殊未有兆。殷曰，约有所娶，何言无兆。生笑曰，此固非君之妻也，君当娶韦氏。殷因问郑氏之夫，即同郡郭子元也。然将嫁之夕，君其梦之。及郑氏嫁之夕，忽得疾昏眩，若将不救。时殷在京师，其夕梦一女子呜咽流涕，似有所诉，视之即郑氏也。殷惊问其故，良久言曰，某常仰慕君子之德，亦知君之意，且曾许事君矣。今不幸，为尊长所逼，将适他氏。没身之恨，知复何言。遂相对而泣，因惊觉。悲惋且异其事，乃发使验之，则果适郭绍矣。

梦亡妻辞嫁

【太平广记】：后魏宋颖妻邓氏，亡十五年，忽梦亡妻向颖拜曰，今被处分为高崇妻，故来辞。流涕而去，数日崇卒。

梦妻肩青点

【夷坚志】：丹阳李拱，应辰初，约娶同郡金坛邵女。方遣信纳采，梦接回书，乃朝散大夫知德庆府王系衔独名与邵同。俄梦成婚，视妻左肩上有青点。觉而不测所谓，亦颇恶之。迨邵女入室，与梦中所见不似。后数岁邵亡，李在建康，其反周泊子及德庆弟刚夫婿也。为李平章妻之从女兄。先嫁薛氏者，及定书回，官阶姓名，皆协昨梦。合邑承之夕，妻左肩一青志宛然。周初赴嘉礼时，道出嵊县，梦揭帐见妻，乃八九岁小女，垂髫坐床，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殊不悦。以为何得以孺弱为吾妇。至亲迎，则女年既过笄矣，自哂其梦为不然。又十余岁，周为国子正，丧其室。刚夫念外孙之幼，白德庆兄以季女续之。计初作王家婿时，正八九岁，始验兆朕之先见。周李皆起进士擢第，旋中传学宏词科，同娶王氏而俱不得寿。妻皆嫠居，其兄顺伯并诸甥收育之。

梦妻面点墨

【搜神记】：诸仲务，一名显。姊嫁为米元宗妻，产亡于家。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，其母不忍。仲务密自点之。无人见者。元宗为始新县丞，梦妻来上床，分明见新白妆面有墨点。

梦妻为疾

【隋书】《艺术传》：许智藏少以医术自达，会秦孝王后有疾，上驰召之。后夜中梦其亡妃崔氏泣曰，本来相迎，如闻许智藏将至。其人若到，当必相苦，为之奈何。明夜，后又梦崔氏曰，妾得计矣。当入灵府中以避之。及智藏至，为俊诊脉曰，疾已人心，即当发闻，不可救也。果如言，后数日而死。

梦妻诉冤

【太平广记】：大历中。印州刺史崔励，亲外生王诸家寄绵州。往来秦蜀，颇谙京中事。因至京，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。每斋左绵等公事，盈并为主之。诸欲还，盈固留之。中夜盈谓诸曰，某长娣适陈氏，唯有一笄女。前年长娣丧逝，外生女子某留抚养。所惜聪惠，不欲托他人。知君子秉心，可保岁寒，非求于伉俪，所贵得侍中栉。如君他日礼娶，此子但安存不失所，即某之望也。意成此亲者，结他年之好耳。诸对曰，感君厚意，敢不从命，固当期于偕老耳。诸遂备重币迎之。后二年，遂挈陈氏妇于左绵。是时励方典印，商诸往观焉。盛遂责诸浪迹，又恐年长不婚。诸具以情白舅，励曰，吾小女宽柔，欲与汝重亲，必容汝旧纳者。陈氏亦曰，岂敢他心哉，但得衣食粗充，夫人不至怪怒，是某本意。诸遂就表妹之亲。既成姻，崔氏女便令取陈氏，同居相得，更无分毫失所。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，兼将金帛下而去。三月诸发，五月励受替，遂尽室江陵而行。诸与铿方买得一宅，修葺停午。诸忽梦陈氏披发来哀告诸曰，某他乡一贱人，崔氏夫人，本许终始，奈何三峡舟中沐发，使人耸某，令于崩湍中而卒，永葬鱼龟腹中。哀泣沾襟。俄而铿于东厢寐，又梦陈氏诉冤。崔夫人不仁，致我性命于三峡。铿与诸偶立，方讶其事。其许二人梦复如前。铿甚惭，谓诸曰，某娘情性，不当如是，何有此冤？且今日江头望信，若闻陈氏不平安，此则必矣。后数日，果有信，陈氏溺三峡。及励到诸家。诸泣说前事，崔氏为其兄所责，不能自明。遂断发暗鸣而卒。诸亦荡游他处。数年间，忽于夏口，见水军营之中门东厢，见一人姿状，即陈氏也。诸流眄久之，其妇又殷勤瞻瞩，问僮仆云，郎君岂不姓王。僮走告诸，及白姨弟。令询其本末。陈氏曰，实不为崔氏所挤，某失足坠于三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峡，经再宿泊尸于碛。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，初欲收葬。后因吐无限水，忽然而苏。某感梁生之厚恩，遂妻梁璨。今已诞二子矣。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，入罗浮为头陀矣。

梦妻抚儿

【沈括清夜录】：士人刘复，娶李氏，极有姿色，其良人遇之甚薄。李生一男一女乃死。既而数间声音语言，出入柩中，不能记其详。其男曰，幼儿将葬之夜，旦闻李哭。幼儿绕堂而转至晓，柩出又闻哭声随之。复再娶沈氏，每梦李，则必与夫忿阋。久之甚以为苦。使人设祭而祝之曰，我与尔无仇雠，何苦见扰。是夜见梦曰，我诚于君无仇，欲君庇幼儿，聊复相动耳。感君饭我，我且去矣。君能抚我儿，虽在地下，不忘君德也。遂哭而去，自尔不梦。

梦亡妻求合

【中朝故事】：代说郑畋是鬼胎，其母卒后，与其父亚再合而生畋。初亚未达，旅游诸处，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观中女冠院侧。及归妻已卒，询其婢，婢曰，娘子将欲产卧之时，闻空中有语曰，汝须出观外，无触吾清境。不然，吾当杀汝。妻祝曰，某妇人也，出无归，望圣者怜念。及五更分娠后，乃殒绝，观内道众为殡于墙外野田中矣。亚以钱酒往酹之，是夜梦妻曰，某命未尽，合与君生贵子。无何为污触道观，为神灵所杀。从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，其间只有一僧，年可五十来。此奇士也，可往求之。僧必拒讳，但再三哀鸣祈之，当得再奉箕帚也。及寤，不以为信。次夕又再梦之，语如初。亚于是趋其院，果见彼桑门。初谒之亦喜，亚遂告之，殊不管，顾曰，我即凡人也。偶出家耳，岂能主幽冥之间事乎？亚复恳求之，僧怒以柱杖驱击。亚甘其辱，连日不去，久亦不寝。僧乃许之曰，汝既心坚若此，俟吾寻访之。乃坐入定，半夜后，起谓亚曰，事谐矣，天曙先归，吾当送来。亚其夕归观，三更中闻户外人语，即引妻来，言本身已败坏，此即鬼耳，善相保，嘱之而去。其妻宛如平生，但恶明处，三二年间乃生畋，又数岁，妻乃辞去，言年数已尽，合当决去。涕泗而别，俄不知所之。

梦妻治疮

【北史】《序传》：李礼之与妻郑氏相重，妻光亡，遗言终不独死。未几，礼之脚上发肿，梦妻云者，小麦渍之即差。如其言，反创而卒。

梦前妻相责

【夷坚志】：乐平流槎金伯虎，与所亲余晖携纱如襄阳贩售。其家染疫疠，妻及一子死焉。

金闻耗东还，适里中王氏有妾议出嫁，资装三百千。金贪其财，即纳为继室。妻柩在房，但施竹箔遮隔，燕婉其中。未几，妾梦妻来责言曰，此吾故室也，汝何人而敢辄据？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妾谢曰，实为媒者所误。奈事已至此，夫人儿女孤露，愿尽力拊育，如无存时，乞勿相怨。妻曰，然则我自与金理会。明日金遂病，是时新婚方二十五日。遣信往九林市招医士吴景华。吴之仆许四七，光夕梦从主人出道中，涉溪到某家。值一神立门外，诃之不使入。旦而金信至，许以梦告吴请勿行，吴曰，我以医为名，今人以急相投，岂可坐视。立命驾，许随之。凡所经历，尽昨梦境界。又白吴，吴颇以为虑。至彼处，令仆寄他馆，独诣金氏，造其房，病者起坐，叱使去。且哦诗曰，野鸟同林宿，天明各自飞。吴知不可治疗，趋而出，翌日而殂。

梦再娶妻妹

【古今事通】：李行修，娶王仲舒女。有幼妹，常挈以随。寻梦已再娶幼妹，恶之。有苍头自说梦，阿郎再娶土家娘子。后土氏终，仲舒有书续亲不答。及除东台御史，至稠桑驿，有王老善禄命书，以告怀亡之事。老引入土山中一坡，见丛林曰，土郎但呼妙子，必有人应。应即答云，传语九娘子，暂借妙子，同看亡妻。如言有女子，折竹一枝跨焉。折一木枝与行修，并驰至大宫第二院，果见王氏曰，苟不忘平生，但纳小妹，即集之道尽矣。所要相见，奉托如此。其女子与行修至旧所去。老人曰，此原上有九娘子祠。是续婚。

梦人娶妻

【夷坚志】：临川士人黄则，字宗德，乾道五年登科，调监衡州安仁县酒税，待次乡居。同郡黄祖清秀才，梦其友章登娶则妻朱氏。明日以语澄，澄笑且愠曰，黄宗德方盛年，而吾妇固无恙，乌有是事，母戏我。未几，则赴官，逾岁而卒。已而澄亦丧偶，其后竟聘则妻为继室。

梦妾求祭

【夷坚志】：建昌叶氏极多内宠，一妾土姐病死，以无子之故，虽葬于墓园，而春秋荐真弗及。淳熙巳酉，叶自昭州终，更诣阙，携二妾金氏陈氏行。俱梦王姐来求酒，且愀然曰，吾没后，幽魂无归著。欲自取覆官人，又近不得，尔两人幸为我一言。既寤白于主翁，亦为凄恻。远还家，即命祀其墓，仍中元日为设斋。

梦姨教曲

【维扬志】：庐江尉李侃，外妇崔氏，本广陵倡家女。崔酷嗜音，常以弦歌自娱。女第

臣鼓筝绝妙，年十七未嫁而卒。崔长女适邑人丁元夫，不甚聪慧。幼时母生二女，教其艺，英究其妙。女每念其姨不能以神力•助，每节朔举觞祀祝，如此者八岁，开成五年四月三日，梦姨语曰，我在冥司，簿属教坊，授曲于博士李元凭。汝之情恨，我所知。汝翌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五卷

日扫洒一室，虚列酒果，仿佛如有所见。执筝就坐，闭目弹之，随指有得。初授人间曲，十日不得一。此日获十曲，曲之名品，非人间意。声调哀怨幽幽然，闻者欷。有《广陵散》等十曲，暮诀去。数日复来曰，吾闻扬州连帅取汝，恐有缪误，汝可一弹。又留一曲曰《思归乐》。无何，州府果令送至扬州，廉察使议表其事，其女寻卒。

梦与妻别

【太平广记】：陇西李捎云，范阳卢若虚女婿也。性诞率，轻肆，好纵酒聚饮。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，杂以倡妓，悉被发也，袒以长索系之，连驱而去，号泣顾与妻别。惊觉，泪沾枕席，因为说之，而捎云亦梦之，正相符会。因大畏恶，遂弃断黄血，持《金刚经》，数请僧斋，三年无他。后以梦滋不验，稍自纵怠。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，捎云素无检，遂纵酒肉如初。明年上巳，与李蒙裴士南，梁襄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，盛选长安名倡，大纵歌妓，酒正酣，舟覆尽溺死。

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　　一送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

梦故夫

【温州志】：平阳金州吴氏姥，梦故夫谓曰，翌日南监有陈姓者，将钞伍贯，就汝发酒勿赊与，此人上司勾之限期急矣。黎明，其人果至，事悉如梦。越三日，南监漂荡，其人果死。

梦夫再生

【晋书】《颜含传》：含兄几，得疾就医自疗，遂死医家。家人迎丧。及还，其妇梦之曰，吾当复生，可急开棺。妇颇说之。其夕母及家人又梦之，即欲开棺，而父不听。含时尚少，乃慨然曰，非常之事，古则有之。今灵异至此，开棺之痛，孰与不开？相负父母从之，乃共发棺，果有生验。以手刮棺，指爪尽伤。然气息甚微，存亡不分矣。饮哺将护，累月犹不能语。饮食所须，托之以梦。

【四明志】：宁波府灵应庙，即鲍郎祠也。鲍郎名盖，后汉郑邑人，为县吏。既死葬三十三，忽梦谓妻曰，吾当更生，盖开吾冢。妻疑不信，再梦如初，乃发棺，其尸俨然如生，第无气息耳。

梦夫托生

【北史】《李崇传》：李庶亡后，妻元氏更适赵起。尝梦庶谓已曰，我薄福，托刘氏为女，明旦当去。彼家甚贫，恐不能见养。夫妻旧恩，故来相见告，君宜乞取我。刘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，东入穷巷是也。元氏不应，庶曰：君似惧赵公意，我自说之。于是起亦梦焉。寤问，妻言之符合。遂持钱帛，躬往求刘氏，如所梦，得之养女，长而嫁焉。

【夷坚志】：信州十二大山吴氏，盛族也。有子某娶妇，伉俪之义甚笃。吴名宦不成而下世。妻悼慕不已，常梦见之。一夕又梦在佛殿上奔，往就焉，不得近。遥语之曰，我将托生，汝休眷恋。今往乐平石村石大秀才家，为男子矣。旦而告于兄伯。伯为访于石村，时

大秀才之妻，方怀孕期月。后又见梦曰，某日我将生。伯又如期往登石门，道其故。大秀才抱婴儿出示之，儿见伯一笑。伯恳于石，欲求为吴氏嗣，石不许。其兄后名逢时，长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游太学，及进士第，然位则至一邑丞。吴妻犹守志，将俟其解官往竭。会卒而止。

梦夫告亡

【幽冥录】：陇西秦嘉，字士会，隽秀之士。妇曰，徐淑亦以才美流誉，桓帝时，嘉为曹椽赴洛，淑归宁于家。书卧流涕覆面，女吏怪问之，云，适梦见嘉，自说往津乡亭病亡。二客俱留，一客守丧。一客赍书还，日中当至，举家大惊，书至事事如梦。

梦亡夫置宅

【夷坚志】：宗室赵师简，自英州岳祠满，罢还，临江军故居，将息驾一两月，束装赴调，而抱疾不起。才过信宿，妻石氏梦之如平生，从外间缓步入，座于堂上，呼与共谈曰，我皆置得俞家宅子一所，极宽洁，要与汝并小姐般向那里住。千万便打并来。石氏不寤其已亡，漫应曰好。觉以语诸子，绝恶之。未几，少女暴亡，长子希戚谋卜父葬地。一术士来献图曰，此去十余里，有山甚佳，主人需价不高，不可失也。希戚即往环视，龙虎向背，一切合意。亟立契承买，地干实俞姓。念与梦协，切忧之，而业已交易，不复舍。亦类有物，主张其间。是时石氏已病，经数日而卒。戚凿圹作双穴，拟合二亲。而旁结小茔，瘞其妹。又梦父母偕来，告曰，大姐孀居未久，有丈夫不教他看汝兄弟眉面令但取来身畔住。既觉，惧牵连无已，尤以为忧。方与诸弟言之，而希皋者曰，我亦梦如是，为之奈何？大姐旋发病，不两夕奄然，遂俱葬其处。石氏者，故饶州推官士志女也。

梦夫诉苦

【太平广记】：扶沟令某雾者，失其姓以大历二年卒。经半岁，其妻梦与雾遇，问其地下罪福，雾曰，吾生为进士，陷于轻簿。或毁词赋，或抵阿人物，令被地下所由，每日送两蛇，及二蜈蚣，出入七窍，受诸苦痛，不可堪忍。法当三百六十日受此罪。罪毕，方得托生。近以他事为阎罗王所剥，旧衣昆狼籍，为人所笑。可作一衣昆与我。妇云，无物可作。雾云，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，何得云无？兼求铸像，写《法华经》。妇并许之，然后方去尔。

梦代夫死

【南史】《宋·何尚之传》：尚之子胤疾，妻江氏梦神告曰，汝夫寿尽，既有至德，应获延期，尔当代之。妻觉说焉，俄得患而卒。胤疾乃瘳。至是胤梦见一神女，并八十许人。并衣拾行列在前，俱拜床下。觉又见之，便命营凶具，既而疾困，不复瘳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夫令诉冤

【夷坚志】：抚州民陈泰，以贩布起家。每岁辄出捐本钱，贷崇仁乐安金溪诸绩户，达于告之属邑，各有驵主其事。至六月自往敛索，率暮秋乃归，如是久矣。淳熙五年，独迟迟而来，尽十月不反，妻颇以为念，夜梦其被发流血而告之曰，我此行不幸，到乐安曾家，为所戕杀。盖亟为我雪此冤。旦与人言，皆曰，心疑生妄，勿信也。次夕梦如初，遂朔于郡。太守王晓浚明，谓事丁刑名，怪其凭梦中理，扶之出。还家啜泣，夜闻户外剥剥弹指声。祝之曰，吾夫有灵，此声当入室。俄顿撼床晃不已，妻悲怖。翌日再诣公庭哀祈，且拜且哭。守恻然为下其事，县宰张松茂老，悉集诸驵验究。有曾小陆者在数中。白宰言，举室受陈氏恩，未知所报，那敢作此大恶。既以某日离家去矣。张无以诘。后五日里正报，严村道侧有卧尸。牒尉检视，曾生以甲首往会，曰非也。又五日，或与曾素仇。告其实杀陈泰，埋于舍后竹林中。于是捕送狱，才鞫问，即承伏云，初用渠钱五百千，为作屋停货。今积布至数千匹，因其独来，妄起不义之心。醉以酒，随行只一仆，诈主人之命，使先帅。语妻云，掊索未就，尚须小淹。仆去少时，追毙之于山下。前所验道侧之尸是已。续乃缢陈而埋之，不敢复隐，狱成坐诛死。

梦夫作羊

【陶朱新录】：临安府卖花张三待诏，绍兴癸亥岁，因病不起。以梦告其妻曰，我以平生作花毁罗绢，甚得多罪，阴府罚万家作羊。其夜参政万俟夫人，梦一人入宅来，梦中怒，问谁何人？人曰，卖花张三待诏，罚来宅上作羊。既觉，遣访诸牧人云，昨日羊栏中生一羊羔。因令使臣往询市政，寻问张氏。既获，参验一同，命以羔付其家。

梦夫死

【北史】《封卓妻刘氏传》：刘氏成婚一夕，卓官于京师，后以事伏法。刘氏在家，忽然梦想，知卓已死，哀泣，嫂喻之不止。经旬，凶问果至，遂愤叹而死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【元史】：合剌普率为广东都转运盐使，与贼欧钟等战败，被执不屈遇害。是夜其妻希台特勒氏，梦其来告曰，我死矣。知事张德刘闰亦梦之。二人相继死，军中往往见其乘骓督战云。

梦生八子

【罗泌路史】《高阳纪》：邹屠氏有女，履龟不践，帝内之，是生禹祖。及梦生八子，苍舒，伯益，•演，大临，庞江，霆坚，中容，叔达，是为八凯。《宝绩记》云， 一曰八神，一曰八力。一曰八英， 言神力英明也。又记云， 梦曰则生子八， 梦曰而生八子。故曰梦。

梦抱一儿

【夷坚志】：吴人王彦光，御史之子嘉宾，顷随侍入蜀。在汉州，梦至一处，楼阁台观，上侵云霄。中垂珠帘，有三四人相对。盛服玉带，风格清奇。访其左右，此皆何人？曰，帝王子孙也。又至一大宅，垂杨夹道，朱紫秉笏者二十辈，列坐厅事。曰，此公侯贵人家也。行过旷野，见小儿可数千万计，一吏曰，此贫弱之民子孙也。汝可于此中，随意抱一儿归。嘉宾正以未有嗣息系念，闻言甚喜，遽取其一。及寤，甚异之。次年生一子，既长，愚鲁不解事，盖来寒陋也。嘉宾字仲贤，淳熙十二年，监左藏封椿库，为同官说此。

梦抱子升天

【周书】《文帝本纪》：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，母曰王氏，孕五月，夜梦抱子升天，才不至而止，寤而告德皇帝。德皇帝喜曰，虽不至天，贵亦极矣。生而有黑气如盖，下覆其身，及长，身长八尺，方颡广额，美须髯，发长委地，垂手遇膝，背有黑子，宛转若龙盘之形，面有紫光，人望而敬畏之。

梦报生子

【悦生随抄】：元城先生，幼子景道。元城在贬所，尝昼寝。梦一道士来谒顷得家书，报其内子生男。而诞辰即梦道士日也。先生异之，俄还自贬所。视所生男，状貌宛然梦中所见也。故名之曰景道。钟爱之，异于他子。暨元城再贬岭外，景道生九年矣。忽得疾卒于家，元城闻之，悲悼不能自胜。南海道士有异术，元城命醮以致鬼，景道果见形于位，谓元城曰，我昔为道士，公为淄青节度，因射误中吾臂，出血四合而死。今以抚育之恩，犹

当偿其半。元城于是为刺臂，血书般若经以荐之。

梦报哭子

【夷坚志】：赵令衿，字表之。宣和五年，赴南康司录。过靳州，游五祖山，冒风雨独履绝顶。至白莲池亭，憩磐石上，若梦寤间，见一老僧倚杖而言曰，公此去庐阜无苦，但至晋州，当有哭子之戚。以昔守晋州，因事系民母，遂夫所生子，今报也。言讫不见。表之审非梦所，又思虑未尝及。而晋在河东，意他时当官于彼。归为家人说，嗟异之。自祖山至黄梅县，翌日以雨不行，幼子善郎忽感疾。县令吴宇至，偶言邑之因革曰，唐时尝为南晋州，鲜有知者。表之惊叹，知僧言有证。疑其子必不久，乃许祝发为浮屠。越四日，竟死于白湖驿，去邑才三十余里，表之亲记其事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赐子益寿

【有官龟鉴】：窦禹钧，年三十，未获嗣。夜梦祖父谓曰，汝年过无子，又寿不永。当早修阴德。禹钧唯诺。公一夕复梦祖父谓曰，阴阳之理，大抵无异。善恶之报，或在见世，或在来世。天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无可疑者。汝本无子，又降年不永，以阴德故，天延汝寿三纪，赐汝五子。贵显寿终，当为洞天真人。

梦天锡子

【春渚纪闻】：马魁巨济之父，既入中年，未得子。母为置妾媵偶获一处子，质色亦稍姝丽，父忻然纳之。但每对父理发即避匿，如有沮丧之容。父密询其故，乃垂泣曰，其父守官某所，既解官不幸物故，不获归葬乡里。母乃见鬻得直，将毕葬事。今父死未经卒哭，尚约发以白缯，而以绛蒙之，惧君之见耳，无他故也。涓父恻然，乃访其母，以女归之。且为具舟载及资装遣之。是夕涓母梦羽人告之云，天锡尔子，庆流涓涓。后生巨济，即以涓名之。涓既赴御试毕，梦人告之曰，子欲及第，须作十三魁涓历数，其在太学。及预荐送，止作十二魁，心甚忧之。殆至赐第，则魁冠天下，果十二数也。

梦人赐子

【北史】《宇文贵传》：贵母初孕贵，梦老人抱一子授之曰，赐尔是子，俾寿且贵。及生，形类所梦，故以永贵字之。

【册府元龟】：后魏秦明王翰鲁孙祯为都牧尚书，祯子瑞。初瑞母尹氏有娠致伤，后昼寝，梦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，吾赐汝一子，汝勿忧之。寤而私喜，又问筮者曰，大吉。未几，而生瑞。祯以为协梦，故名瑞。字天赐，位太中大夫，卒赠太常卿。

梦三子才力

【墨客挥犀】：魏传融有三子，灵庆，灵根，灵越。并有才力。尝谓人曰，吾昨夜梦有一骏马，无堪乘者。人曰，何用得人乘？有一人曰，唯传灵庆堪乘此马，又有弓一张，亦无人堪引，人曰，唯有传灵根堪弯此弓。又有数纸文字，人皆读不能解，人曰，唯有传灵越能解此文。灵庆后为军主，灵根为临齐副将，灵越为前军将军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梦长子传爵

【魏书】：济阴王长子弼，尝梦人谓之曰，君身不得传世封。绍其先爵者，君长子绍远也。弼觉，即语晖业，终如其言。

梦子为国器

【南史】《宋·袁粲传》：粲幼名愍孙，尝疾，母忧念。昼寝。梦见父容色如平生，与母语曰，愍孙无忧，时为国家器。不患沉没，但恐富贵，终当倾灭耳。母未尝言，及粲贵重，恒惧倾灭。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损。

梦子生年月

【孔氏实录】：孔总字元会，虽年历四十，虽得数子不育。一日夜梦异人，衣冠伟然，告曰，今此非尔子，后丑年庚月丁日所生，则真尔子矣。当名元措。如其言，遂以所告名之。

梦子辞胎

【王续清夜录】：予所识张生，不欲显其名。其妻与婢及叔母三人者，同时俱有娠。生尝呼术者卜言，当有产死灾，三孕妇互率以己为忧。一夕妻与叔母，各梦所怀之子，辞往婢腹中。明日婢产一子，头有两角寸余，子母俱毙，而妻与叔母遂失其胎，竟亦无他也。

梦子为文

【世说集异】：李贺卒，母梦贺曰，上帝近迁都，于月圃构新宫，命曰白瑶，以某业于词，故召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。希文作凝虚殿，使其辈慕乐章，令为神仙中人，甚乐，愿夫人无以为忧念。

梦子诉冤

【太平广记】：琅邪诸葛覆，宋永嘉中为九真太守。将长子元崇赴职，覆于郡病亡。元崇护丧还，为覆门生何法僧，推元崇堕水死。元崇母陈氏，梦元崇还，具述父亡及身被杀之状。举家号泣，便如发闻。于时徐森之始除交州，徐道立为长史，具疏梦托。二徐验之。道立遇诸葛丧舡，验其父子亡日，悉如鬼语。乃收行凶二人，依法杀之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【上元县志】：河间国兵张粗，经旷，二人相与谐善。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，共升钟岭，坐于山麓。粗酒酣失性，拔刀斩旷。旷托梦于母，自说为所杀，尸在涧内，脱裳覆腹，寻觅之时，必难可得，当令裳飞起此处也。明晨追捕，一如所言。粗知事露，将谋叛逸，出门见旷手执双刀来拟其面，遂不得去。母遂报官，粗伏辜。

梦子往生

【夷坚志】：元符戊寅岁，睦州建德人黄司业者，失其四岁男子，日夜悲泣。梦之曰，儿已受生，无用相忆。儿前生尝为宰相，坐诬陷善人，谪为公家子。偶又有小过，复再谪。今只在数里间，方十四秀才家。他日当有官，毕此一世，后却生佳处矣。明日访方秀才果得子，以十二月一日生，正与黄氏子亡日同。黄请观之，儿跃然甚喜，与之物，即举手，如欲取状。黄归遂不复哭。十四秀才者名逸，官至朝请郎。所生子名序，绍兴十二年登科，然仕才至常山丞以死，寿五十有三。

梦女子再生

【太平广记】：晋东平冯孝将广州太守，儿名马子。年二十余，独卧厩中。夜梦见女子年十八，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立方女，不幸早亡。案生录当年八十余，听我更生。马子掘棺开视，女身如故。心下微暖，只有气一期之后，颜色复常，聘为夫妇，生二男。

梦女子往生

【张师正括异志】：比部外郎石公，言皇•中，始得大理寺丞。监并州之徐沟镇。岁余，梦一鬼朱发青肤，自中溜而下瞰，出臂一女子发，自地而出。谓之曰，送汝往李专知家作女。石惊觉心悸，遂不寐。逮晓，时有酒税场官姓李者，石因问，尔昨夕有何事？李曰，四更初，息妇生一女子。石叹异久之。其后婴儿有疾，召一姥视之曰，本太原人，随夫寓此。仅四十年，凡官于此者，无不出入其家。此厢宇亦曩日都监之官舍。徐沟旧差班行监，当令差京官。今中溜之下者，尝有井。李殿直监临日，鞭一女使，不胜楚痛，投井而死。遂废不汲，仍造大水湮焉。石愈惊骇，方省前梦之验也。

梦女失身

【古今事通】：广都费枢入京，至长安旅寓，主家妇中夜来前曰，我父贩缯，家在某里，以我嫁店子。夫亡无归，不忍独宿，冒耻就子。枢曰，吾知汝情，当往访汝家，令人迎汝。至京过某里，得贩缯家。翁出迎曰，畴昔之夜，梦神告吾女将失身于人，非遇费秀才殆矣。愿闻其说，具以告翁。计其梦，果费见女时，即取妇归嫁之，明年登科，官至巴东守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梦女明冤

【稽神异苑】：吴王女紫，许为韩重妻。王不许，女饮气卒。重吊冢前，女鬼出邀重入冢。赠珠并玉壶，重赍诣王。王怒，按重发冢，紫见梦于父，以明重之事，王异之，乃舍重。

梦女求食

【建昌府志】：鲁叔卿，妻刘氏残忍，尝鞭二婢皆至死。叔卿仁厚，不能止也。刘生二女而终，长女亦未嫁而夭。叔卿在虔州，忽梦长女被发号泣来归。叔卿问故，女曰，适自上元院出，盖以证佐吾母鞭婢之狱，虽罪不在我，当时实在其傍见之。久已幽囚，无任饥渴。故从阿父求饮食尔。叔卿曰，事今若何？女曰，母不堪矣，此幸毕狱。然一婢又在伸诉，虽不累我，尚当诣彼听候也。既寤，以酒肉祭之，并为浮屠法以忏刘过。

梦女子取命

【张师正括异志】：王廷评，俊民莱州人。嘉•六年，进士状头登第，释褐廷尉评签书，徐州节度判官。明年充南京考试官。未试间，忽谓监试官曰，门外举人喧噪诟我，何为略不约束？令人视之，无有也。如是者三四。少时，又曰，有人持檄逮我。色若惧恐。乃取按上小刀自刺，左右救之不甚伤，即归本任医治。逾旬创愈，但精神慌惚，如失心者。家人闻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，迎至。乃符召为厉者，梦一女子至，自言为王所害，已诉于天。俾我取赏，俟与签判同去尔。道士知术无所施，遂去。

梦女子来谒

【前定录】：杭州临安令张宣，宝历中，自越府户曹据，调授本官。以家在浙东，意求萧山宰。出谒已前三日，忽梦一女子，年二十余，修刺来谒。宣素贞介，不与之见。女子云，某是明府邑中之客，安得不见？宣遂见之，曰，妾有十一口，依在贵境有年数矣。今闻明府将至，故来谒。问其县，竟不对。及后补安吉县令，则知所梦一女子，乃安字，十一口乃吉字。及秩满数年，又将调。梦前女子颜色如旧，曰，明府又当宰妾之邑。宣曰，某已为夫人之邑，今岂再授乎？女子曰，妾自明府罢秩，尝即迁居。今之所止，非旧地也。然往者家属凋丧略尽，今唯三口为累耳。明府到后数月，亦当辞去。宣未谕，及唱官，乃临安县令。宣叹曰，三口临字也。数月而去，吾其忧乎？到任半月而卒。

梦女子求拔刺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【任述异记】：陈留周氏婢，入山取樵。倦寝，忽梦见一女子，坐中谒之曰，吾目中有刺，愿乞拔之。及觉，忽见棺中有髑髅，眼中草生，遂与拔之，后于路旁，得双金指环。

梦女子送钱

【广异录】：阎陟幼时，父任密州长史。陟随父在任所，尝昼寝，忽梦见一女子，年十五六，容色妍丽，来与己会，如是者数月，寝辄梦之。后一日，梦女来别，音容凄断，曰，己是前长史女，死殡在城东南角。明公不以幽滞卑微，用荐枕席。我兄明日来迎己丧，终天永诀，岂不恨恨。今有百千相赠，以申久眷。言讫，令婢送钱于寝床下，乃去。陟觉，视床下，止有百千纸钱也。

梦女子见骂

【太平御览】《宋书》曰，前废帝子业，好游华林园竹林堂，使妇人裸身相逐。有一妇人不从，命斩之。后经少时，夜梦游堂，有一女子骂曰，尔悖虐不道，明年不及熟矣。帝怒，遂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戳之。其夕复梦所戳女骂曰，汝枉杀我，以诉上帝。至是，巫云，此堂有鬼。帝日与阴山公主，及六宫彩女数百人，随群巫捕鬼。屏除侍卫，帝亲自射之。

梦女子设筮

【册府元龟】：赵上交仕晋为御史中丞。天福九年，少帝御契丹于澶渊，上交从行。忽中夜梦有一女子，为人设筮。上交问曰，此行主上栉风沐雨，百官暴露营野，契丹几时当北去也？女子曰，十二日五日也。俄见女子袒衣，身有金甲，类将军之状。上交骇而寤，以告同列。咸曰，此真异梦，不可轻为占测，当共志之。时虏去，驾还，俱不以是口。及十二年正月朔日，契丹至浚北郊，百官素服序列以候之，虏长被狐裘，跨马驻层阜之上，今百官去缟具常服，谓曰，尔背无惧，吾亦人也。因开襟示所擐之甲，且云，我昨来特制此，为南讨也。盖虏情多忌，当欲明其有备。尔时上交为御史中丞，首引百官见其事。具省前梦，退谓旧同列曰，虏生北方，禀阴气，女子象。通卜筮者，以多也。此日乃明其应，异乎？及契丹北还，果以十七日也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梦处女鼓琴

【册府元龟】：赵武灵王十六年游大陵，他日，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。诗曰，美人荧荧兮，颜若苕之荣。綦毋遂曰， 陵苕之阜， 其华紫。命乎命乎，曾无我嬴。綦母遂曰， 言有命禄， 生遇甚时。人莫之已， 责盛盈瑞也。异日王饮酒乐，数言所梦。想见其状，吴广闻之，因夫人而纳其女娃嬴，方言曰， 娃， 美也， 吴有绾娃之宫。孟姚也。徐广旦， 古史考云， 内其女曰娃。孟姚甚有宠于王，是为惠后。

梦女子相遇

【太平广记】：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，止于天台山国清寺。尝梦见一女子，引生入窗下，侧有柏树葵花，遂为伉俪。后类于梦中相遇，自不晓其故。无何，于明州奉化县占寺内，见有一窗侧柏葵花，宛是梦中所游。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，室女有美才，贫而未聘。近中心疾而生，所遇乃女之鬼也。又有彭城刘生，梦入一倡楼，与诸背狎饮。尔后但梦，便及彼处，自疑非梦。所遇之妪，芳香常袭衣，亦心邪所致。闻于刘山甫也。

【翰府名谈】：寇莱公少时过大梁，宿邸中。梦至一处，翠峰流水，有女童引至磐石上，与两人对坐，共食茜桃。女童曰，某有分趋左，公引执其手，即觉。自汴回梁，再宿旧邸。有老姥曰，吾孙女小名茜桃，衣冠家欲娶之。则女大骂，曰，我已有夫。公曰，尔试呼之。少选出拜曰，此吾主也。公悟向所梦，遗姥银百星，售女为妾。语言多有补益。后公出镇北门，燕集无虚日。有善歌者，公赠之束彩。意尚未满，茜桃为诗云，一曲清歌一束绫，美人犹似意嫌轻。不知织女萤窗下，几度抛梭织得成。后公南迁雷州，茜桃泣曰，妾无奇功，不升于仙。有薄效，亦不入于鬼。前世师事仙人为侠，尝有官，为侍儿所鸩。妾往戳之，失于详审。孕已数月，是一戳而杀二人，受谴再入轮回。宿根有契，为公侍妾。今将别去，公当为地下主者，乃阎浮提王也。天符即下，宜集后事。明日茜桃果卒，公不久亦逝。

梦红袖女子

【夷坚志】：吴虎臣，曾博闻强识，知名江西。为举子日，谒梦于仰山。欲知科第迟速。其夜梦红袖女子，执板而歌，觉面不能省忆。但记一句曰，寿春不是探花郎。是后竟不第，而以献书得官。吴奉紫姑神甚谨，每言事多验。邑人吴仲权镒将调官，倩扣所向，箕箸既具，尽龙与羊各数四。虎臣曰，龙者，君象。羊者，仕涂禄料也。子必面君登朝矣。仲权曰，镒乃一选人，名位甚卑，安得有此望。虎臣曰，曾以布衣，犹被召对，况于已在簪裳之列乎？神言有证，当不谬矣。仲权私谓辰未年，或可奋发。及赴部，乃注龙阳丞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皇姑

【太平广记】：孟蜀，翰林学士，幸夤之子也。一夕梦见皇姑召之，谓曰，当可食杏仁，令汝聪利，老而弥壮，心力不倦，亦资于年寿矣。汝有道性，不久往此，须出佐理当代。夤逊梦中拜请其法，则与申天师《怡神论》中者同。夤逊遂日日食之，令老而轻健，年逾从心，尤多著述。又梦掌中草不绝，后来内制草数年，复掌选，心力不倦，因知申天师《怡神论》中仙方，尽可验矣。

梦姑托生

【沈括清夜录】：端明殿学士杨察之母夫人孙氏者，事其姑孝谨，姑甚爱之。每曰，吾死，即当为尔子。久之，杨之母有娠，而其姑亦以寿终。一夕，梦其姑谓曰，吾来与尔为儿。明日遂产，即端明君也。年七岁，犹不能言，亦未尝见其啼。母疑之曰，岂其乎？因取小挺将笞之，盖欲以微痛，试发其音声。儿忽语云，吾汝姑也，何为笞我？母大异之，诘其所以，不获答。自此遂能言语如常。

梦妇作乌

【太平广记】：东平吕生，鲁国人，家于郑，其妻黄氏病将死，告于姑曰，妾病且死，然闻人死当为鬼。妾常恨人鬼不相通，使存者益哀。今姑念妾深，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。及其死，姑梦见黄氏来，泣而言曰，妾平生时无状，今为异类，生于郑之东野林木中。黯其翼，嗷其鸣者，当是也。后七日当来谒姑，愿姑念平生时，无以异类见阻。言讫，遂去。后七日果一乌自东来，至吕氏家，止于庭树，哀鸣久之。其姑泣而言曰，果吾之梦矣，汝无昧平素，直来吾之居也。其乌即飞入堂中，回翔哀泪，仅食顷，方东向而去。

梦珠衣妇人

【江淮异人录】：吴太祖将校张训妻，每言事皆神异。吴祖尝赐训铠甲与马，皆不若诸将。吴祖梦一妇人衣珠衣告曰，公赐训甲与马非良，当为易之。吴祖问训，尔事何神？训亦不能测也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梦白衣妇人

【马令南唐书】《归明传》：卢绛字晋卿，南昌人也。读书略通大义，不事事，常以博奕角触为务，乡里鄙之。绛惭愤，入国学。诸生篋笥稍丰，辄强取之。会诸弼为国子助教，规其过，遂亡去。往还涧壁，病且死。夜梦白衣妇人，颇有姿色，歌《菩萨蛮》， 劝绛酒。其辞云：玉京人去秋萧索，书帘鹊起梧桐落。欹枕悄无言，月和残梦圆。背灯惟暗泣，甚处砧声急。眉黛小山攒，芭蕉生暮寒。歌数阕，因谓绛曰，子之疾食蔗即愈。诘朝求蔗食之。疾果差，迨数夕，又梦前白衣丽人曰，妾乃玉真也，他日富贵，相见于固子坡。绛寤，襟怀豁然，唯不解固子坡之说。后金陵诣后主上书，拜为上柱国。及宋平金陵，绛独不顺，杀歙州刺史龚慎仪，谋奔岭表。数遣使喻旨，绛遂降，授翼州团练使，会龚慎仪侄颖为右赞善大夫，上言求复季父之雠。乃命斩绛，绛临刑有白衣妇人同斩，姿貌宛如所梦。问其受刑之地，即固子坡也。妇人姓耿名玉真，其夫死，与前妇之子通，当极法，与绛同斩焉。

梦红裳妇人

【江教影响录】：刘道芳为蓬溪令，秩满归京。夜宿县界秦氏家，梦一红裳妇人泣曰，妾本秦氏子妇，性刚不相下，遂为儿鞭挞而死。妾诉于阴府，已偿命。余业罚为羊，令在秦氏之栏，以官人经过，将烹为馔。念为羊固甘刃死，腹中有羔，就烹其业转甚。俟产就地，死无恨矣。

梦妇人取玩具

【广异记】：许州司仓卢彦绪，所居溷，夏雨暴至，水满其中，须臾漏尽。彦绪使人观之，见其下有古圹，中是瓦棺。有妇人年二十余，洁白凝净，指爪长五六寸，头插金钗十余只，铭志云：是秦时人，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，运数然也。闭之吉，启之凶。又有宝镜一枚，背是金花，持以照日，花如车轮。彦绪取钗镜等数十物，乃闭之，夕梦妇人云，何以取吾玩具，有怒色。经一年而彦绪卒。

梦妇人哭

【张华博物志】：太公为灌坛令，于时文王梦见一妇人哭于道，固问其故，答曰，吾是太岳之女，嫁为西海之妇。吾行往来，必以暴风疾雨，今灌坛令当吾道，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。梦觉，遂召太公，三日果有暴风疾雨过其灌坛也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妇人诉冤

【王明清投辖录】：昭德，赵郡李氏丙申女。初名如璋，往岁泊舟僧伽浮图下，梦人教改曰昭德，遂用之。熙宁甲寅岁春，随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，梦一妇人年三十许，面正圜而长身，莫能省识。曰，汝负我命，岁在戊午，我得复冤。是岁九月，梦一神女从空中下，指昭德曰，汝不似汝母，九五齐行遍，汝今正好修。方梦时，不知问九五齐行是何义。觉而问人，莫能训说，由此寄心香火因缘，不亲世间事。且二岁余。母氏怒曰，女子无所归，他日吾目不瞑。昭德惧，夙夜女工。元丰戊午，仲冬十五夜戊子，梦曲江所梦妇人曰，我来矣，汝偿我债，以物正刺昭德心而去。从此随病心痛，针艾汤熨，卜祭鬼，尽世间法，楚毒增剧。家人莫知所为。庚寅日时，忽得寝，梦一女子，从卫如贵人。熟视之，甲寅所梦神女也。曰汝不取我语，今奈何？昭德曰，弟子愚暗，惟垂慈救。女曰，此非吾可以为汝，惟佛能之。神女即将昭德诣佛。仰见宫殿庄严，诸佛皆语。昭德拜且泣，道所以来。内一佛曰，冤对相逢，如世索债，须彼此息心当自悟。昭德曰，世业所熏，根牵牢固，安能顿悟。佛曰，当此危苦，如何不悟。昭德复哀请百十语，佛曰，汝但发菩提心，尽此形寿，回向三宝，乃可以度脱此厄。不尔，二十五岁，债家复来，虽吾亦不能为汝。佛乃为作法，以手加昭德顶后，旋绕三匝。曰，吾为汝解冤竟，汝归必安矣。既觉，病十去九，顷之遂平。昭德从此心绝华綦，口绝腥膻，身绝粉黛绮绣。洗濯三业，亦不复善恶诸梦，故追忆梦时，存其梗概。

梦美人歌词

【曾类说】：贤良司马，梦一美人曰，君异日守官之所，乃妾之居也，幸无相忘。因歌《蝶恋花》一阕。既梦，唯记其半。词曰，妾本钱塘江上住，花落花开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，纱窗几阵黄梅雨。续其后云，斜插犀梳云半吐，檀板朱唇，唱彻黄金缕。望断行云无觅处，回明新月生南浦。后调官得杭幕，梦向之美人曰，时当谐矣，相将就寝。乃与诗曰，长天书阔雁来尽，深院落花鹦更多。发策决科君自尔，求田问舍我如何。曰，吾方以少年中第，子何遽劝吾退也？曰，其如命何？自是每夕梦中必来。为同僚道其本末，众曰，公厢后有苏小墓，得非是乎？君后创一画舫，每与同僚游于江上。一日昏后，舟卒见一少年衣绿袍，携二美人，同升画舫。俄倾火发，舫已没。急至公厢，即君已暴亡矣。其弟字才叔，亦登第。善属文，长于诗，哭兄诗有云，一舸南游遂不归，乃记画舡事也。此诗之作，因梦与才仲燕语如平生。既寤，遂赋诗以写其悲怅之意。诗曰，诗似旅雁破群飞，一舸南游遂不归。但见音容悲且喜，不知鬼梦是邪非。陟冈望远心犹在，投劾还家意已违。泪涕重寻丘壑去，可堪犹采故山薇。

梦长人

【罗泌路史】《有虞纪》云：初，尧在位七十载矣，见丹朱之不肖，不足以嗣天下，乃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求贤以异于位。至梦长人，见而论治。见书讳温了升舜朔碑， 所谓感梦长人者。舜之潜德，尧实知之。于是畴咨子众，询四岳，明明扬侧陋，得诸服泽之阳。

【金楼子】《兴王篇》：周文王昌，母曰太任，梦长人感己而生文王。

【太平广记】：异僧张应家妻病，欲作事。往精舍中，见竺昙铠，铠曰，佛普济众生，但当一心受持耳。昙铠明当往其家，其暮应梦，见一人长一丈五尺，于南面趋而入门，曰，此家乃尔不净。梦中见铠随此人，后白曰，此处始欲发意，未可一二责之。

梦老人

【唐　】：裴寂过华山祠，祈神自卜。夜梦老人谓曰，君年逾四十当贵。

【广州府南海志】：增城人何仙姑，所居地曰春冈。下有穴，产云母。忽梦老人教以服饵，兼得化炼之术。后常服之，体觉轻健，日月有异。一日告其母欲游罗浮，母曰，女子迎送不出门，奈何独游。数日又告，母方止，忽不见。

梦伟丈夫

【三槐王氏杂录】：吕微仲贬岭外，至处州端金县，语其子曰。吾不复南矣，吾死尔归。吕氏尚有余种。苟在瘴乡，无俱全之理。后数日卒。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寿材，梦伟丈夫冠冕而来，曰，且辍贤宅。富人惊悟。微仲过县，富人望之，乃梦中伟丈夫也。及卒，乃辍其材而验焉。

【广州府南海志】：州城西四里，西禅寺有僧慧珠，梦伟丈夫长髯氅衣，由寺东庑来，谓珠曰，可止。珠觉莫晓。次日郡人霍姓者来告，曰，向经浙西，得祠山香火，奉事帷谨。忽梦中语以家居荦茹，当处近郭刹境。诘旦再卜，得西禅。故请，因出袖中像以示珠。乃如梦中所睹者，遂创祠安之，水旱祷必应。

梦二丈夫

【晏子】《内篇》：齐景公将伐宋，师过泰山。公梦二丈夫立而怒，觉召占梦者曰，吾梦二丈夫立而怒。吾犹识其状，识其声。占梦者曰，师过泰山，而不用事，故泰山之神怒也，请祠乎泰山。明日晏子朝，公告之。如占梦之言也。公曰，占梦者之言曰，师过泰山而不

用事，故泰山之神怒也，今使召祝史祠之。晏子俯，有间对曰，此非泰山之神，是宋之先，汤与伊尹也。公疑之，则婴请言汤伊尹之状也。汤质皙而长，颜以髯，允上丰下，倨身而扬声。公曰然。伊尹黑而短，蓬而髯。丰上允下，偻身而下声。公曰然，若何？晏子曰，夫汤，天下之圣君也，不宜无后。今惟宋耳，而公伐之。故汤伊尹怒，请散师以平宋公，不用军进。再舍鼓毁将殆，公乃散师，不果伐宋。

【夷坚志】：湖州乌镇普静寺，本梁沈休文父墓也。当武帝时，休文贵盛，每岁春来拜扫。其反也，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远郊，因就筑馆宇，休文不自安，迁葬金陵，而舍墓域为寺，昭明亦以馆为密印寺。其后二寺各祀以为土地。宣和间，普静遭火灾，僧尚奎将改塑神像。方择良工，有道人风采秀发，诣奎言，从建康来，素精此艺。不较直，但莫得使人相窥觇。奎喜而用之，数日工毕。正拟劳谢，长揖而去。众异之，竟入祠瞻。于壁间忽见绝句云，昔作梁朝相，今为普静神。千年英魄在，代代护僧人。共证为休文不疑。奎传法于慧。建炎初，京师三藏道法司，奉陈留阐教寺释迦佛牙至镇。有三朝御封，盛以玉匣，及金银再重始护以木函。偕僧俗致祷，以求舍利。七日弗应，余人皆有懈意，拜祈愈力，誓言今夕无验，当舍此幻身。二更后，银盆内铿然有声，舍利流出二十余颗，五色晃耀，其半露半隐于匣者无数。亟贮于番琉瓶。先是太湖有渔者，于波中得檀香七级塔，高二尺，上镌佛菩萨像，精巧之极。一僧赎得之，是夜梦神人告曰，释迦佛分身今在乌镇，汝宜舍塔奉安。明旦担捧以来，持瓶入塔，阔狭浅深无少差，因建礼塔。会关子开子东皆作文记其事。传法于妙心。郡之景山寺，唐觉闻禅师道场也。绍兴壬午，心挂锡书记寮欲南游。梦二伟丈夫著古衣冠，排闼入谒，执礼甚恭，曰，昔日闻禅师至此，某辈七十二村土地听说法。恭虔受大戒，永断荤饮，以护正法。禅师授记，五百年后，再来与此山。时已至矣，和尚欲何之邪？心觉而未信。连夕见梦，挽留苦切。心谓之曰，此寺颓败久，常住号然，将何力复兴？且公何人，郑重若是？对曰，我伽蓝主者，自有大檀越为师维持，兹非所虑。心终不然之。住持僧师范，亦梦神托留之。不得已姑为度夏计，至六月，师范下世。适张恭庄公，请寺为功德院。邀心主席。一坐三十腊，兴废补敝，奂焉一新，蔚为苕川名刹，距觉闻开山恰五百年。慧姓沈氏，传曜侍郎之弟也。心乃其侄云。三世皆感一异，善缘深矣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五大夫

【册府元龟】：齐景公田于梧宫，夜犹早，公生睡。梦有五大夫北面称无罪。公觉，召晏子告所梦。公曰，我其尝杀无罪欤？晏子对曰，昔先君灵公田，五大夫骇兽，故并断其头葬之，命曰五大大穴，岂此耶？命人掘其葬处求之，则五头同穴而存焉。公嘉之，命吏葬之也。

梦五人列坐

【夷坚志】：长沙土俗，率以岁五月迎南北两庙瘟神之像。设长杠与儿三丈，奉土偶于中。恶少年奇容异服，各执其物，簇列环绕，巡行街市。竞则分布坊陌，口严香火之荐，谓之大伯子。至于中秋，则装饰鬼社送之，还为首者持疏，诣人家裒钱给费。士人杨伸字居之者，处夜市桥侧。淳熙戊申之秋，与亲友酌酒，小集书室。闻外间大呼，扣门甚急。惊起询之，乃社首耳。伸平生不笃信鬼神之说，且怒其非急务，而暮夜相恐，拒而不对。是夕梦有客通刺来谒，整衣出迎。见五人列坐于厅上，视其状则庙中神也，亦未以为怪。趋与之揖，展叙寒暄，与世人无异。就席款语，剧谈文章。贯引经史，皆叠叠有理。致适伸常时胸次所欲剖决者，不觉悚听。方默念其所以为神，聪明过人盖如此，恍然而寤。且唤妻子，言畴昔之夜，吾有阻抄疏之意，故示梦以见警，神明其可欺哉？冠栉之次，社首复来，亟为助力集钱。自是始知加敬，伸尝与癸卯举籍。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梦孝子

【太平广记】：唐玄宗尝梦落殿，有孝子扶上。他日以问高力士，力士云，孝子素衣，此是韦见素耳。帝深然之，数日自吏部侍郎拜相。

梦童子

【梁漫志】：京师二相公庙，世传子游，子夏也。灵异甚多，不胜载，于举子问得失，尤应答如响，盖至今人人能言之。大观间，先父在太学，有同舍生将赴廷试，乞梦于庙。夜梦一童子传言云，二相公致意，光辈将来成名，在二相公上。觉而思之，子游子夏，夫子高第也。吾成名在其上，必居魏科无疑。窃自喜，暨唱名，乃以杂犯得州文学。大愤闷失意，私念二相之灵，不宜有此。沉吟终夜，忽骇笑曰，论语云，文学子游、子夏，今果居其上乎？诘旦以语同舍，背大笑曰，神亦善谑如此哉？

【杜阳杂编】：唐代宗广德元年，吐蕃犯便桥，上幸陕。夜梦黄衣黄子歌于帐前曰，中五之德方峨峨，胡胡乎奈何？诘旦，上具言其梦，侍臣咸称土德王，胡虏破灭之兆也。是月郭子仪等克复京都，上还宫阙。

梦小儿

【陶朱新录】：知江宁县叶义问，言前任钱塘知县，适当兵火扰攘之后。有诉虏人南渡日，本乡百姓一十三人，杀其家老幼七口，劫取财物。县中捕之，尽获其贼。未至县，路中偶三人已死，九人皆伏罪，一人不承甚力。叶念一十二人，既已伏辜，此一人亦可怜也，私欲出之。是夕梦一小儿云，知县所欲贷者，乃是前日杀某之人，及尽见其家被害七人。既觉，引囚，令各具所杀人老幼形状，独不具此小儿者。叶乃问不承者云，杀小儿者是汝；何可讳耶？因乃垂涕，俯首伏罪，案遂成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书生

【会稽县志】：石景术，字慎思，应举午省试，治《周礼》试官考校义卷两副，一则该博而词不工，疑其为老儒。一则词义整齐，疑其少年。试官念欲取老者未决，夕梦一书生来见，绌往反久之。觉而与同官言，皆笑，或不以为然。取卷子众观，亦知前议。是夕试官五人皆同梦，异而竟取疑为少年者。榜出，石景术也，状貌乃梦中所见。王介甫欲嫁侄女与之，吕吉甫闻其事，意其必贵，遽以女适景术。介甫怒，由是吉甫罢参政，出知杨州。景术曾作祠曹郎官，止监司太守。后无疾死。介甫侄女，嫁叶致远者是也。

梦土偶人

【陈纂葆光录】：贞敬公未达时，曾梦候轩亭，有土偶人列拜。觉而自负，后果判东府事。

梦寻友

【韩非子】：六国时，张敏高惠为友。敏每一相思，便于梦中往寻。行至半途，迷不知路。

梦同年友

【夷坚志】：鄱阳詹林宗，少时以隆兴壬午赴乡举。梦人告曰，君它日过省，须与蒋佑同年，及预计偕。来春入都，诣贡院看混榜，无所谓蒋生者。意间不乐，是岁下第。乾道乙酉，魁荐于乡，仍不利，至于再免举。当淳熙辛丑，已五到省矣。始见别院混榜有常州蒋佑，窃喜焉。未几，别榜先揭，蒋中选。詹又益喜，果奏名。于是往访蒋，道昨梦叙同年相亲之意，讶其春秋鼎盛。徐扣甲庚，乃生于壬午，盖初得梦之岁。

【庄季裕鸡肋编】：刘岑季高，闲居湖州。梦廖用中云，刚与郭顾道，却是同年。时廖为中丞郑望之侍郎，领宫祠，居上饶。后数月，刘得信州。到未久，廖以宫亲罢归南剑，道由信上。郑往谒之，初未识，问之乃同榜登第。是日用中赴州会，方坐即云，郑顾道在此，某与之却是同年。与梦中所闻，略无少异。则出处升沉，动静语默，悉皆前定也。

梦同门生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【太平广记】：湘湖有大校周谒者，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。每以时人不能理命，致不肖子，争财分诟，列于讼庭，慨此为鉴，乃相约曰，吾徒他年勿导其辙，傥有不讳，先须区分。俾其不露丑恶，贻责后人也。他日，同门生奉职襄邸。一夕周校梦见挥霍告诉曰，姨夫姨夫，某前言已垂，令为异物矣。昨在通衢，急风所中，以至不救。但念家事，今且来归，略要处理。周校忽然惊觉，通夕不寐。迟明，抵其家说之，家人亦梦。

梦友人死

【太平御览】《后汉书》曰：范式，字式卿，山阳金乡人。仕郡为功曹，与汝南张邵字元伯为友。后元伯寝疾笃，同郡郅君章，殷子微，省视之。元伯临终，叹曰，惜不见吾死友。寻乃卒。式忽梦见元伯，玄冕垂缨，屣履而呼曰，吾以某日死，某时葬，永归黄泉，未我忘，岂能相及。式觉而惊，悲叹赴之。

【太平广记】：韩为掌书记，被蕃戎所杀。素与栎阳尉李绩友善，因昼寝，忽梦被发披衣，面目尽血。绩初不识，乃称姓名，相劳如平生。谓曰，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，憔悴困辱不可言，间来奉诣耳。

【幽明录】：张甲者，与司徒蔡谟有亲。侨住谟家，蹔数宿，行过期不返。谟昼眠梦甲云，蹔行忽暴病患，心腹病痛胀满，不得吐下，某时死。谟曰，何以治之？甲曰，蜘蛛生断去脚，吞之则愈。谟觉，使人往甲行所，验之果死。

梦友人言别

【太平御览】：卢元明为中书侍郎，友人王由寓居颖川。忽梦见由，携酒就之言别，因赋诗赠。乃觉，元明忆其十字云，自兹一去后，朝市不复游。元明叹曰，必有他故。经三日，果闻为乱兵所杀。寻其日，乃是发梦之夜。

梦故王言别

【太平广记】：齐宜都王铿，年七岁出阁，陶弘景为侍读，八九年中甚相接遇。后铿遇害，时弘景隐山，梦铿来，惨然言别曰，某今命过无罪，后三年当生某家。弘景访之，以幽中事多秘不出。及觉，即使人至都参访，果与梦符。弘景因此著梦记。

梦故僧死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【夷坚志】：张彦文尚书，大经长者也。布衣时，与建昌景德寺僧绍光厚善，后为谏议大夫。绍光死于乡，张公盖未知也。梦其荷械立庭下，泣诉曰，绍光以某月某日死，缘生前罪业深重，沉沦地狱，无从脱免。愿公不忘平生，特为救释。精作佛事，以济冥涂。忆有金一两，在弟子姚和尚处。并有钱二十千，在市上某家。傥索而用之，庶可获助。张许之。他日遣仆询，其事皆合。乃命其子元晋，取金与钱，为诵经转轮，仍塑观音像一躯，于大平兴国寺，燃长明灯以供，且刻石纪以示人。当浮熙初，张提举湖南常平，巡历属城，至道州北境三十，宿于杏园寺。夜梦妇人求葬己，言甚恳切，旦以告主僧，得其柩。以属营道宰痊诸原，盖其恻隐之心，类如是也。

梦黄发叟

【太平御览】《三辅决录》曰：予以玄冬修夜，思而未之得也。忽然而寝，梦此黄发之叟，姓为玄明，字曰子贞。与寐言，言必有中。梦中指言褒贬之事， 予授其人，子贞评之，析微通理。善否之间，无所依违。因命操笔者书之，谓之决录。

梦白髯老叟

【夷坚志】：建昌新城士人张诩，淳熙十六年初夏，梦游卿先达叶昭州民极园，逢白髯老叟，告曰，君今秋应举，但用叶使君名，必可得也。诩觉而异之，以谓身为晚辈，岂得辄犯长者名。然私心窃喜，惟恐失之。只用下一字，更为极，是岁中，解试第二人。谒谢昭州，自言其梦以谢过。

梦老妪

【太平广记】：宜春郡东安仁镇，有齐觉寺，有一僧年九十。其寺尝住庄田，孳畜甚多。僧一夕梦见一老妪，衣青布衣，拜辞而去，云只欠寺钱八百。觉而异之，遂书于寝壁，其徒无知者。后有牛一头，无故而死。主寺僧鬻之，只酬八百，数处不移前价。主事具白，僧叹曰，偿债足矣。遂令主事僧入寝所，读壁上所题处，无不嗟叹。

梦乳媪

【夷坚志】：晏元献家老乳媪燕氏，在晏氏数十年，一家颇加礼。既死，犹以时节祭之。尝见梦曰，冥间甚乐，但衰老须人挟持，若乏使耳，其家为书二妇人焚之，复梦曰，赐我多矣。奈软弱不中用何？其家感异，嘱匠者厚以纸为骨，且绘二美婢。它日来谢曰，新婢绝可人意，今不寂寞矣。明年寒食，家人上冢归，复梦曰，向所得婢，今又舍我去。曰，何得尔？曰，初不欲言。以少年淫荡，皆为燕三诱去。家人曰，燕三人也，安得取媪侍女？

一万三千一百三十六卷

曰，亦已来矣。曰，然则当为办之，不难也。明日相语，皆大笑。燕三者，媪侄也。素不检，自媪死不复闻。其在亡，遣询之，果已死。遂复书二老者与之，又来致谢。盖前后五梦，而得二老婢云。

梦老姥置钱

【太平御览】：异苑海陵如皋县东城村边，海岸崩，见一古墓。有方头漆棺，以朱题云，七百年堕水。元熹二十年，坠于县山献和。盖从潮漂沉，辄诉流还依本处。村人朱护等，异而启之，见老姥年可七十许，皤头着衤圭，右携切鬓发皓白，不殊生人，钗髻衣服，粲然若新。送终器物，枕履悉存。护乃，施于柩侧。尔夜护妇梦见姥云，向获名贶，感至无已。但我墙屋毁发，骸形飘露。今以直一千托为治护也，置钱便去。明觉果得，即用改命移于高阜焉。

梦老公

【北史】：魏孝文幸洪池，命任城王澄侍升龙舟。帝曰，朕昨夜梦一老公，拜立路左，云晋侍中嵇绍，故此奉恩。神爽卑惧，似有求焉。澄曰，陛下经殷墟而吊比干，至洛阳而遗嵇绍，常是希恩而感梦。帝曰，朕既有此梦，或如任城所言。于是求其兆域，遣使吊祭焉。

梦官妓

【太平御览】《灵鬼志》曰：濡须口有一大舶船，覆在水中，水小时便出见。有渔人夜宿其傍，以船击之，但闻筝笛弦管之音。梦人驱遣云，勿近官妓。此人惊觉，即移船去。传云是曹公载妓，船覆于此，于今犹在。

梦壮士见唾

【太平御览】《吕氏春秋》：齐庄公之时，有士曰宾卑聚，梦有庄士从而叱之，唾其面，惕然而寤。然夜坐自不快，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，吾年六十而无所挫辱，吾将索之。得之则可，不得将死之。每朝立乎衢，三日不得，退而自杀。

梦贵人求改文

【青琐高议】：范文正公知庆州日，有人以碑铭托公者，为撰述，寅缘及一贵人阴事。一夕梦贵人告曰，某此事，实有之，然未有人知者。今因公之文，遂暴露矣，愿公改之。公

梦中谢曰，隐公此事，则某人当受恶名。公实有此，我非私人者，不可改也。贵人即以语恐公曰，公若不改，当夺公长子。公曰，死生命也。未几，长子纯佑果疾卒。又梦贵人曰，公竟改否？若不改，当更夺公一子。公又曰，死生命也。俄而次子纯仁亦病。此两梦贵人，甚有倨色。既而又梦贵人，乃以情告曰，公长子数当尽，我岂能夺。今告公为我改之，公次子行安矣。公卒不改。纯仁数日遂安，后至丞相。公之刚正，足可见也。

梦孕贵子

【莫君陈月河所闻】：吕夷简居丧，夫人娠身，公令饮药去之。躬煮三次触翻，见梦云，所孕贵人，不可去也。遂止，即今左丞晦叔也。

原藏苏联海参威大学

梦贵人来

【宋史】《江万里传》：字子远，都昌人，自其父烨始崇儒，大父乡称善人。烨妻陈氏，夜梦一贵人入其家，曰，以汝家长有善言，故来。已而有娠，生万里。

梦婢父报德

【左传】：宣公十五年，魏武子有嬖妾无子，武子疾，命颗曰，必嫁是。疾病，则曰，必以为殉。及卒，颗嫁之口，疾病则乱，吾从其治也。及辅氏之役，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。杜回踬而颠，故获。夜梦之曰，余，而嫁妇人之父也。尔用先人之治命，余是以报。注， 其夜魏颗梦见结草之老人， 详草字。

【张师正括异志】：钟离瑾，开宝间，宰江州之德化。明年，将以女归许氏。居一日，谓其胥魁，俾市婢以送女。翌日，胥与老妪，引一女子来。问其何许人，妪曰，抚之临川人也。幼丧其亲，外氏育之。女受妪戒，亦不敢有他言。君视事少间，归遇于屏，是女流涕有戚容，且疑其家口后。诘曰，不然，某之父昔鲁令是邑，不幸与母俱丧。无亲戚以为依。时方五岁，育于胥家十年矣，且将为己女。今明府欲得媵妾，胥以某应命。适见明府视事，追感吾父，不觉涕零。君大惊，呼胥妪以审，如女言。戒家人易其衣食，如己所生。以书抵许氏告缓期，姑将辍吾女之资以嫁焉。许亦恻然复曰，君侯独能抑己女，而拔人之孤女，予固有季子，愿得以为妇。安事盛饰哉？卒以二女归许氏。久之，君梦一绿衣丈夫造庭，拜而谢曰，不图贱息，辱赐于君。然得请于帝，愿奉十任有土官，故来致命。后果历十郡太守，终于江淮发运使。今钟离氏有仕籍于朝，常十余，独出君之后，故世为肥之冠族。若许氏名爵，父老已失其传。呜呼！二君之用心，非有求于世者，特发诸至仁耳。彼附贵而亲，然自以为得，独何人哉？施报之事，儒者盖鲜言。若蛟龙断蛇，杜回结草，千古岂苟传，亦有以警劝云。

梦一翁一姥

【太平广记】：秣陵人赵伯伦，曾往襄阳。船人以猪为祷，及祭但犭屯肩而已。尔夕伦等，梦见一翁一姥，鬓首苍素，皆著布衣，手持桡楫怒之。明发辄触沙冲石，皆非人力所禁。更施厚馔，即获流通。

梦至帝所

【左传】：秦缪公梦至帝所，观钧天广乐。